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

順德簡朝亮述

附錄

禮記

謹案禮記凡四十九篇傳之者戴氏聖也釋曰禮記大名也曲禮小目也古本題曲禮於上題禮記於下據孔疏而知也今大名在上非古本焉義通則亦從爾蓋禮者性所生也禮教以養其性也孔疏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矣而教亦因焉詩毛傳云睢鳩摯而有別此以教敬也昭十七年左傳云祝鳩氏司徒也此以教孝也以物之性而明人之性也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敢忘禮教乎禮運稱孔子云夫禮必本

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言天地亦禮爲之也。非惟與天地並也。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其言禮者猶未至歟。易繫辭傳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文王周公觀包犧氏之卦爻而行禮也。畫卦之初。禮文於是乎始矣。故易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遂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明乎禮漸興也。譙周古史攷云。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蓋其由來尚矣。伏犧者包犧也。孔疏溯禮始者。引易緯禮緯焉。引尚書緯中候焉。皆誣也。此緯之亂經也。引帝王世紀焉。亦誣也。孔皆不据之矣。而孔据鄭六藝論也。其論稱遂皇後六紀九十一代者。豈足徵邪。

書堯典云。修五禮。馬氏融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馬据周官大宗伯而知也。蓋夏承唐虞。論語謂夏殷周之禮相因而損益也。今自堯典求之。五禮皆備焉。皋陶作士而統兵。軍禮也。其餘則可案以明也。皋陶謨云。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明皆修之也。堯典云。有能典朕三禮。馬氏云。三禮。天神。地元。人鬼之禮。是也。此於五禮而言三禮者。舉其重也。祭統所謂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周官鄭注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非也。孔疏言五禮者。引堯典爲舜典焉。此誤於僞古文尚書本爾。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蓋此

以禮經別禮記而言之。猶漢書河閒獻王傳以禮禮記爲稱也。淹中蘇林謂里名也。孔氏孔子壁中也。由魯共王壞孔子宅也。禮篇數如卷數焉。十七篇則高堂生所傳。今所稱儀禮也。其多三十九篇未立於學官。鄭所稱逸禮也。鄭不注焉。迨唐末而亡矣。經十七篇。今本漢志作七十。與作學。蓋文之譌爾。漢志於禮經下云。記百三十一篇。自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漢志又云。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蓋從記而下。漢志言壁中古文者皆統爲禮記也。皆大小戴所采以傳也。孔疏引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隋志云。小戴記四十六篇。馬氏益月令明堂位樂

記。合四十九篇。失之矣。樂記孔疏云。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蓋劉向旣錄之也。後漢書橋玄傳云。七世祖仁。從戴聖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此豈馬氏益之乎。今本後漢書。聖作德。議也。大一之太。讀若泰。儀讀若離。共讀若恭。其通言三禮者。詳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衛章。

曲禮

謹案。曲偏端也。曲禮者。致偏端而成全體也。吳氏澄謂若中庸言致曲。易言曲成也。蓋曲禮偏端。對經禮全體而言。釋曰。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今之儀禮則經禮三百中之未亡者也。今之禮記則曲禮三千中之未亡者也。故禮記諸篇先以曲禮統焉。釋文云。曲禮者。委曲說禮之事。

今言偏端。則委曲在其中矣。

曲禮曰。

謹案此貫一篇而言。

釋曰。禮器稱曲禮三千。其數多矣。曲禮一篇。其名僅存焉爾。鄭下文注引易者。言行作言語。又多者字。殆傳錄之譌也。下文注引春秋傳者。是謂我非夫。亦失原文。將誤憶歟。孔疏謂鄭變文足之。非也。竄經可乎。此與鄭或隱栝引之或引据古本者不同。

安民哉。

謹案此曲禮之辭。民人也。蓋敬者貫內外之德。其發於外而人察之者。貌言之敬也。論語言君子者曰。脩己以敬。遂

曰。脩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蓋百姓則人之衆也。

釋曰。鄭注以此爲說曲禮者之辭。非也。書皋陶謨云。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其爲文與此略同。朱子謂此哉與思辭爲韻。若曾子弟子職篇用韻之文也。今攷詩殷其靁篇哉與斯子爲韻。此古音也。尚書說民人也。大學言新民者。蓋先家人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有新民之責焉。孔疏云。安民哉。是爲君上所行。於義未悉也。孝經云禮者敬而已矣。孔疏引之以申鄭也。其知要乎。而孔言敬者惟以拜與式言之。亦於義未悉也。釋詁云。悉盡也。脩與修通。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樂音落

謹案敖慢也。大學曰。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敖戒其長也。

欲者樂記所謂人欲也從與縱通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故欲戒其從也滿盈也蓋得志者易盈也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管子曰人滿則天概之故志戒其滿也詩曰好樂無荒故樂戒其極也辟音僻惡烏路反好去聲

釋曰鄭注統言四者於文未洽也書皋陶謨云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蓋敖則慢矣鄭以爲桀紂與丹朱同然此經通戒焉鄭惟自君上言之於義未悉也引書者昭十年左傳所稱書文也今僞大甲襲之爾漢諱盈曰滿蓋義通也引易者謙彖傳文言人滿者管子樞言篇也引詩者蟋蟀文孔疏讀樂如字於文未洽也經曰敖曰欲曰志曰樂皆在人者也當一例焉

賢者狎而敬之。

謹案賢者貫下六者而言。朱子謂此皆衆人不能。惟賢者能之也。狎。如論語雖狎必變之狎。習也。衆人。狎則不敬矣。

釋曰。鄭注以爲敬賢者。似矣。然賢者而謂之狎乎。論語云狎大人。此小人之非禮也。今自畏而愛之而下五者之文。以朱子說參鄭義焉。可也。其所言愛憎不可誣者。賢者則不誣矣。其所言當散當能遷者。賢者則皆能矣。鄭注刪可字當字。則叶經文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在禮家施不及國。此齊晏子言陳氏之厚施也。若宋樂氏者貸而不書。國施而家助之。豈違禮乎。襄二十九年左傳可攷也。孔疏引熊氏說而不辯。失之矣。孔於此傳亦剿竊其文之甚也。

鄭下文注引咎犯者咎古通舅也。經下文云很毋求勝。分毋求多。鄭注云爲傷平也。鄭合言之。蓋很則宜平其爭。分則宜平其取也。孔疏略焉。

若夫坐如尸。夫音扶

謹案若夫者更端之辭。更平聲釋曰。鄭釋若夫云言若欲爲丈夫也。失之矣。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云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劉氏敞云記者取此禮失刪若夫之文。朱子稱焉。由今攷之。此非失刪也。蓋變所屬文爾。孟子云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此轉下而言者。孝經云。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此

承上而言者皆更端之辭其變文可推也苟此經無若夫之文則辭氣蹙矣其下夫禮者之文亦無由起也鄭下文注於祭時言磬且聽者孔疏以視闔戶時言之蓋祭義所謂出戶而聽也孔疏言磬之折殺者此算灋句股求弦也

殺去聲句音鉤

禮從宜

謹案宜者義之宜也陳氏祥道曰禮運稱禮可以義起從宜之謂也

釋曰鄭注以軍禮言之蓋舉隅也或曰初學記政治部引作使從宜禮從俗非也雖有禮俗而概曰禮從俗可乎其禮儀部引與今本同

使從俗。

謹案俗謂禮俗也。經曰。入國而問俗。此非必禮俗矣。經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言遷於異國者從其禮俗也。而使於異國者可推矣。朱子曰。若魏李彪以吉服弔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蓋得此義焉。

釋曰。鄭注非也。由鄭言之。使禮之物。從土所出也。而謂之從俗所出乎。魏齊者南北朝也。魏北方俗。齊南方俗。經下文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此十八字而一句焉。一句中則四讀爾。蓋徵讀其中而未絕也。

讀音逗。

不辭費。

謹案費猶多也。朱子曰。辭達則不費多。

釋曰。傷信者辭虛也。非辭費也。鄭注於文未洽也。凡用之多者曰費。今恆言猶是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敎。

謹案朱子曰。取於人者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孟子言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亦類此焉。

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禮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敎。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食音嗣

釋曰。鄭以取人與往敎者分言之。非也。中庸云。取人以身。豈謂取人者為制服乎。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謹案中庸言五達道三達德而皆行仁義焉。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蓋禮由生而成矣。殺去聲

釋曰。義古通誼。於文從宜。此古訓也。孔疏於下文言宦學分事者。非也。大戴禮虞戴德篇云。官之教士。豈分事乎。詳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衛章。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謹案君子者。上下尊美之通稱。君則言其能統所羣而尊之也。子則言其不負所生而美之也。恭者敬之發於外也。鄭氏曰。撙猶趨也。禮說曰。趨讀若促。管子曰。節飲食。撙衣服。今言凡禮皆撙促而節約也。退讓者謙退而辭讓也。

釋曰。白虎通云。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今資之矣。孔疏謂趨如字。非也。撙文從手從尊。凡奉手尊人者必自促焉。引管子者五輔篇文。書堯典首曰欽。釋詁云。欽敬也。此貫內外者焉。堯典言欽。又言恭。自內及外也。今經言恭敬。自外知內也。孔疏云。貌多心少爲恭。心多貌少爲敬。其以多少言之。非也。孔疏引書云。接下思恭。此僞大甲襲孟子爲之也。孟子言恭者則云。禮下。謂君子之居上者焉。孔疏引王肅釋君子云。君上位。子下民。此失通稱之義矣。互詳學記篇。

不離禽獸。

謹案陸氏德明曰。禽獸盧本作走獸。

釋曰。此經爲對文。盧植本善矣。孔疏云。鳥不可曰獸。非也。禮說云。攷工記曰。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鸁者。羽者。鱗者。蓋羽者鳥也。而統稱獸焉。經下文云。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敎人。以一句讀也。釋言云。作爲也。今經用重文。與樂記言聖人作爲者句例皆同。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如字平聲

謹案。大上者。若易言上古也。其次者。若易言後世聖人也。易溯包犧神農黃帝堯舜者。皆自其次而遡及之矣。德若詩無德不報之德。貴德者。施而不期報也。務施報者。雖其施而不期報。而禮不可無以報其施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禮以施報爲務焉。

釋曰。鄭注言帝皇及三王之世者。非有徵也。孔疏申鄭者。則惑於緯文及老、子矣。何其妄乎。夫書始堯典。易繫辭傳則略溯包犧氏焉。愼哉。堯典修五禮。賓禮章矣。孟子言堯之友舜者。則云迭爲賓主。其施報往來可明也。鄭注云。三王之世。禮始興焉。失之矣。孔疏云。三王之世。貨力爲己。施則望報。以爲恆事。故其禮主尙往來。非也。樂記云。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蓋施報往來。其理當然也。故其情由是而安。聖人制禮。豈以施者望報而後制斯禮哉。其未制禮之初。則有其理而未行爾。江氏永辯孔疏而節取焉。於義未悉也。施釋文讀去聲。惟古義四聲皆通也。今讀平聲。易明。且聲成文也。引易者繫辭傳文。

雖負販者必有尊也。

謹案詩曰。載輸爾載。將伯助予。此有尊之類也。將音鏘

釋曰。此以申鄭義也。引詩者正月文。上載鄭箋訓則。語辭也。下載謂車所載也。鄭箋云。輸墮也。詩疏以墮敗言之。毛傳云。將請。伯長也。詩疏云。此以商車爲喻。是也。蓋車敗請助。呼伯者尊之之辭。墮許規反。

五十曰艾。

謹案陸氏德明曰。艾治也。禮說曰。時可治人也。

釋曰。鄭注云。艾老也。與下文七十曰老者淆矣。朱子云。艾養也。從釋詁義也。今從陸氏者。時可治人。則服官政矣。於文尤洽也。艾。治。詩小旻毛傳義也。經上文云。人生十年曰

幼學此從幼絕句焉學一字句也下倣此蓋朱子從陸氏佃說也經云而仕又云而傳二字句也此而之爲文特轉言乎人生動靜之大者也論語孔子敘吾十有五而迄七十者豈可以例人人乎孔疏依之爲年例非也

六十曰耆

謹案耆長也（長丁丈反）

釋曰耆長釋詁文鄭孔遺之爾經下文云七十曰老公羊傳徐疏引老作耋後漢書李注同或曰此古本也射義云耆耋好禮又云旄期稱道不亂其序與此同旄古通耄也今攷耋之爲文鄭注可無釋乎且下文七十稱老夫則耋蓋異文爾

百年曰期。期音朞

謹案期與朞通。一年已周曰期。堯典所謂朞也。今言期者。

朱子謂百年已周也。

釋曰。鄭注云期猶要也。鄭讀期如字。以期頤連讀焉。則經文不一例也。鄭釋頤者是矣。注文要盡之要。刪焉可也。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謹案越踰也。其謂老大夫也。制猶大戴禮曾子制言之制。謂言之法度也。蓋答踰國之問者。宜有正變經權。非老賢不知也。故已國謀於老大夫。所答來問者。必告之以其老大夫制言。明乎重老賢也。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晉襄公在喪而伐衞。衞使告于陳。陳

共公以更伐晉告之。是報伐盟主而欲以強免也。衛從其謀。孔達伐晉。其後晉以討衛故會諸侯。陳侯爲衛請平。卒不得免。乃執孔達以說。而左傳言衛謀者曰。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蓋其時惜陳無老大夫制言以告之。而衛乃失謀也。更去聲爲衛之爲于僞反

釋曰。此以申鄭義也。孔疏申鄭者。以爲老賢必告之以其國之制也。如其說。則賢者正告。皆必然矣。何爲於老賢而獨必然乎。故張子不從鄭焉。由疏說失之也。言衛謀者据左傳文元年及二年也。鄭下文注言曾子謝不敏者据孝經首章也。

冬溫而夏凊。

謹案禮說曰。溫煖其體也。凊涼其居處也。處上聲

釋曰。鄭下文注云。定安其牀衽也。注文從定一讀。釋爲安。或作安定。非也。經下文云。在醜夷不爭。以校孝經。多夷字焉。蓋夷儕平等。在醜衆之中。尤易爭也。孔疏引甪里先生。甪古音祿。詩麟之角。非與族韻乎。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謹案三賜者。君恩之重也。易曰。王三錫命。蓋三賜當及車馬矣。故以不及爲美稱焉。不及者。辭而不受。如不獲辭。則受而不用也。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爲介卿。以冢卿無路。雖受賜而不敢用。蓋左傳言之矣。朱子以借推乎孝子也。

釋曰。鄭惟以不受言之於義未悉也。江氏据鄭而謂記者言未及權。非也。言賜路者。据昭四年左傳也。路與輅通。杜注云。家卿謂季孫。介次也。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其不及者謂重而不與也。蓋義各不同。萬氏斯大說則同焉。非也。引易者。師九二象文。釋詁云。錫賜也。

恆言不稱老。

謹案禮說曰。爲感動親老也。凡常言之間。汎稱自稱皆避焉。爲去聲

釋曰。鄭云。廣敬。此於義未析也。黃氏榦云。常言須避是矣。此汎稱也。而不取孔疏或云自稱之說。非也。夫不有如老萊子。行年七十而養二親者乎。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謹案或曰然則父母沒有可爲友報仇讎者乎葢此非戰國游俠之爲也夫所謂友者執友也朋友之篤非交遊也人有殺吾友而不義者此所謂朋友之讎也經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朋友之讎不同國言其不同國則已苟其同國則當殺之將爲朋友之讎而死焉父母沒者有然也朋友所以列人倫而五也大戴禮曾子制言曰朋友之讎不與聚鄉葢國別爲鄉此微不同其大義則同也爲友讀爲去聲俠音挾

釋曰此以申鄭義也史記有游俠傳詩常棣云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呂氏大臨以辯此經豈叶

乎。彼急難也。非讎殺也。讎殺者。友既死而無能爲也。朋友之讎。不作交遊。据鄭所見異本也。蓋與大戴禮言朋友之讎者略同。江氏云。許友以死者。蓋冒險如李篤之匿張儉也。此不從鄭義焉。今以後漢書攷之。張儉疾惡已甚。黨禍起。不自赴獄。乃亡命而望門投止乎。非中庸之道也。若夫後漢書言何容及郅惲爲友報父讎者。亦豈此經所謂許友者乎。斯賢者過之云爾。周官調人云。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此謂過而殺傷人者也。故可和其難而辟焉。蓋與讎殺者不同。難讀去聲。辟與避通。眡與視通。

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謹案禮說曰長者在童子後俯與之語則童子若負劍然辟偏也何氏休曰口耳之閒曰咡是也此偏就童子俯與之語也詔告也長者或俯後或偏就而告之則教童子掩口而對鄭氏曰習其鄉尊者屛氣也鄉去聲屛音迸釋曰鄭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禮說謂若此則豈童子能對者乎江氏云劍長則背負而俯拔之若史記荆軻傳言王負劍也或曰辟咡者劍阻其旁矣故背負焉然劍豈常佩者邪鄭釋辟咡者是矣於文未洽也

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聞如字

謹案二屨者二人之屨也古者席地而坐故戶外脫屨焉

言不問者或密謀也。如是則不入焉。慮嫌疑也。戴氏溪曰。嫌疑者禍之階也。禮所以別嫌疑而免於人道之患。是也。蓋鄭氏於此言不干掩人之私者。如推其變而言之。不可謂非免患矣。

釋曰。戴氏說亦申鄭注焉。或疑爲太過者。未推其變也。易繫辭傳云。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蓋於言語而愼其所階。易自不出者愼之。禮自不入者愼之。其理同也。幾讀平聲。經上文云。將適舍求毋固。鄭注云。固猶常也。鄭意彼以爲常。有則求之者固矣。鄭非直訓固爲常。故曰固猶常也。鄭引周官詔地

求者。既以其類言之。孔疏自明也。或議鄭焉。非也。

父子不同席。

謹案表記曰。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夫席之位有上下不同。則異尊卑也。此自男子言之。其不同位者。豈必不同席乎。今曰父子不同席。此承上文已嫁而反者之言女子子也。蓋女子子自父言之。則爲女子子。斯父子也。故曰父子不同席。若夫姪之於姑。猶從子之於從父。其不同席明矣。故經不言而可該也。從去聲

釋曰。鄭注云。異尊卑也。則父之於女子子亦該其中矣。惟以父子統言之。則經上文已嫁而反者之言女子子也。豈相應乎。孔疏謂姪及父。尊卑禮殊。孔以爲其禮固不同席

矣。惟疏統言之曰不嫌也。豈非辭不達意邪。顧氏炎武以爲經專言兄弟弗與同席而比況其姑及女子子者亦遺乎經此文言父子也。陳氏櫟云。父於女子子已嫁而反亦不同席。今人單舉此句施之父子同筵者非矣。經下文云。貧者不以貨財爲禮。鄭注云。禮許儉。不非無也。鄭意謂不非責無財者也。孔疏略焉。經下文載青旌諸載字釋文音戴。本亦作戴。胡氏銓据詩載旆讀載如字皆通也。急繕其怒。鄭注繕讀曰勁。今攷周官繕人鄭注云。繕之言勁也。善也。則繕讀如字可矣。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踐讀曰善。釋文踐。王如字。今從王肅讀焉。謂踐其日也。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爲去聲 蓌子臥反

謹案。介者謂甲士也。左傳孔疏引鄭注云。蓌則失容節。蓌猶笮也。釋文。蓌盧本作蹲。今攷公羊何注言師中揖而不拜者曰。爲其拜如蹲。蓋與盧本同。如古通而。蹲古文作踆。斯與蓌形近而異文也。然其義通矣。左傳有蹲甲之稱。蓋蹲則聚以相迫而笮焉。故左傳疏申鄭說曰。慮其笮甲折。是也。其拜而蓌拜如此則失容節。故爲此不拜爾。少儀曰。介者不拜。鄭釋之曰。軍中之拜。肅拜。蓋不拜者謂不稽首拜也。肅拜者周官大祝注所謂但俯下手也。笮側格反蹲音存大與太通

釋曰。曲禮孔疏本笮作詐。孔云。形儀不足。似詐也。此沿誤而爲之說爾。釋文誤同。史記貨殖傳注。蹲古作踆。引左傳

者見成十六年其傳敘郤至云閒蒙甲胄不敢拜命遂云
敢肅使者國語敘此者亦云敢三肅之韋注云肅拜下手
至地其言下手者與周官大祝鄭司農注同其言至地者
非介甲所宜也段氏謂此肅而非拜者失之矣說文云拜
從兩手下此引揚雄說也則肅而下手揖者非拜歟史記
敘周亞夫軍中見漢文帝者則云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
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其義也鄭釋為其拜者釋文讀
為于僞反郊特牲云迎貓為其食田鼠也其例也朱子讀
為如字其說云蓌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禮說申之
云蓌拜即肅拜也然蓌而可稱禮之肅乎經下文云國中
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鄭釋卹勿為搔摩者其為文猶

韓詩邶風言密勿也吳氏澄讀曰勿驅非也詩鄘風云載馳載驅又云驅馬悠悠說文云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詩齊風云載驅薄薄毛傳云薄薄疾驅聲也今經既曰入國不馳其爲文可又曰勿驅乎言卹勿驅者孔疏謂不欲令疾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竟古通境

謹案經下文曰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逃者去也表記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今曰踰竟者謂出竟焉曲禮疏曰案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此得玦後也若士不待放焉玦音決

釋曰孔疏引王度記者今大戴禮已亡其篇矣大戴禮逸

文今可見者無多。若此言俟放者。則古禮幸存焉。其義可與公羊傳相參也。詳表記篇。王氏安石云。三年待放。恐無此禮。孔子屢仕屢去。豈常待放乎。蓋未察於孔疏謂此三諫不從出在竟上者也。夫待放者非冀其君庶幾改之歟。孔子去魯。以魯受女樂而三日不朝。無可爲諫。故膰肉不至則遂行。豈可以待放之禮言邪。其他去齊去衛。皆非由諫者也。且君子去國不一端矣。孟子云。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又異乎待放云也。

大夫祭五祀。

謹案鄭釋五祀者据月令言之也。然月令本出於周書。豈

殷制乎。祭法宋之國語云爾。未可執也。士喪禮言疾病者曰。乃行禱于五祀。此士禮以事而行禱焉。非若大夫之常祭也。

釋曰。周書月令篇第五十三。呂氏春秋十二紀襲周書焉。今周書雖亡。禮記月令實周書之遺也。詳論語答問子路篇子適衞章旁及春秋左傳虞不臘說。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謹案禮說曰。支子庶子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蓋支子祭

必告於宗子者若斯也爲介子讀爲去聲

釋曰曾子問鄭注云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孔疏云孝子謂宗子也某宗子之名介子謂庶子爲大夫者某庶子名也經下文言羹獻者猶內則言犬羹也言薌其者粱之萁薌亦香也鄭注失之

檀弓

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

謹案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子思言聖人之道也道者禮所生也故中庸於此言君子崇禮焉今以子思門人敘坊記表記緇衣者參之則子思之於禮也深矣且與門人習之矣禮喪服杖期章曰出妻之子爲母蓋爲出母

期也。據禮之文。雖出母乎。豈不爲母乎。而乃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乎。如曰服出母者。謂其出而亦在父室者也。若出而再適者則無服。今記稱子思之言。隱以再適言矣。然果其再適也。門人敢不先察之。而遽問不喪出母乎。此記者傳聞之誣也。夫誣則出妻不亦誣哉。子思學於曾子者也。僞家語襲白虎通者。則言曾子以藜烝不熟而出其妻。斯誣矣。漢書王吉傳注引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何其誣喪妻爲出妻乎。今誣子上之母者。非猶誣華元之母乎。期音基。子爲母讀爲去聲。喪妻讀喪去聲。

釋曰。孔疏云。先君子謂孔子。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

是喪出母也。非也。夫記文雖誣。其言先君子者亦汎言之爾。而孔疏乃自誣而斥言之邪。如其說。何以孔氏不從聖祖而反從其失者邪。辯詳下文。江氏永據甘氏說云。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此所謂無子出者也。蓋孔子喪之。亦非也。禮稱出妻之子爲母期。徐氏邈說。明非所生則無服也。今謂孔子雖非所生而特隆焉。其敢廢祭邪。孔子孤子當室。非爲父後邪。喪服小記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或曰。出妻而亦在父室者。其有反夫家者歟。蓋有之矣。喪服小記云。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斯出

而得反也。禮說云。練者期而小祥之服也。期周年也。記下文。言曾子寢疾病者。云。曾元曾申。坐於足。大戴禮。申作華。蓋異文也。韓詩外傳與大戴禮同。杭氏世駿本魏氏說。以爲檀弓曾子門人。杭氏乃謂曾子有出妻一事。安知其不附會孔氏出妻以崇其師乎。此欲辯孔氏之誣。而竟誣檀弓矣。檀弓名篇。以其在篇首而然。魏氏說亦無徵文也。記下文云。殯於五父之衢。此孔子殯其母於故宅也。猶左傳言晉文公殯于曲沃也。詳論語咨問序說。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期同朞

謹案喪服齊衰三年章曰。父卒則爲母。喪服杖期章曰。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今

伯魚父在爲母期。賢者過之期而猶哭。故孔子抑之。齊音咨衰七雷反

釋曰。孔疏云。時伯魚母出。此疏以爲先君子喪出母之事也。是自誣也。記文於此不言其母出。鄭注亦不言。而孔疏乃言而自誣也。禮家則合以記文所言子思之母子上之母者。遂爲孔氏三世出妻之誣。可不辯哉。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謹案皇氏侃以爲原憲字子思是也。此承上文皆曾子之言。若子思爲孔子之孫。則學於曾子矣。曾子當呼其名。故記下文稱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釋曰。孔疏於下文引鄭志云。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答云。子思哭嫂。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此鄭之未察也。舊儒若史記亦云然。豈皆失乎。記下文言仲憲言於曾子者。鄭注云。仲憲孔子弟子原憲。孔疏云。案仲尼弟子傳原憲字子思。蓋申鄭焉。惟憲名也。古無加仲於名者。禮說云。或仲氏而名憲歟。鄭以爲原憲一人。非也。然則鄭言子思哭嫂。不以爲原子思矣。可執乎論語之例。朋友皆以字稱。故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記下文言子夏喪明者。乃稱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斯其誣乎。或疑呼商名。與呼伋名無異也。非也。記文

雖誣。固別之以怒矣。詳論語集注述疏死生有命章。曾子以執親之喪告子思者。此師弟閒言往事云爾。鄭注云。言己以疾時禮之不如。非也。孔疏乃以誇己申之邪。

子思曰。吾何愼哉。

謹案中庸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則所睹者之愼可知也。蓋君子無所不愼焉。今於其母之喪。而曰吾何愼哉。是豈子思之言乎。夫君子酌乎禮之行弗行。卽君子之愼也。而乃以吾何愼爲言乎。其誣也。其室也。孟子稱子思居於衞矣。今曰。子思之母死於衞。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如柳若言。必不爲嫁母言也。嫁母之死。何禮之可觀。蓋誣者不思柳若言而妄爲之

答爾說詳下文。

釋曰。鄭注云。柳若衞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孔疏云。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非也。夫繼母嫁。其從者。爲之服。不從。則無服。王肅讀曰從。一字句也。斯叶矣。鄭讀從爲之服絕句。孔疏因之。而以推嫁母之服。豈禮之本義乎。記下文言尼父者。字也。非論也。鄭注失之。詳論語集注述疏仲尼焉學章。

子思哭於廟。

謹案禮稱出妻之子爲母期。而喪服於嫁母無文。蓋母嫁。則自絕於其子矣。故聖人不爲制服。其母嫁而子從。則出

母服可推焉。禮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若子思者。其爲父後者乎。爲出母無服。而嫁母尤可知也。出母嫁母皆與廟絕。以深於禮之子思。其別之有素矣。今謂嫁庶氏之母死。子思哭於孔氏之廟。門人且知其非。而子思不別也。此記者傳聞之誣也。夫誣則母嫁不亦誣哉。伯魚受孔子之教學詩而爲周南召南者也。子思作中庸而能孝事者也。何由而其家人若斯也。伯魚之卒。史記謂年五十矣。其未卒出之而嫁歟。其既卒而嫁歟。何以記者皆不言之也。明其爲傳聞之誣也。孟子時。好事者之言曰。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彼誣者竟有然矣。爲母讀爲去聲爲出母同

釋曰。鄭釋子思之母云嫁母也。姓庶氏。惟姓庶氏之母。無以見其爲嫁母也。此於記文不相應焉。禮說謂嫁庶氏。記文之意然也。晉書禮志太康元年。尙書八座引記文曰。庶氏之女。蓋不作庶氏之母。其說。以子思哭出母言之。蓋出而不嫁。亦在父室。故可曰姓庶氏之女。然此非鄭所傳之古本也。如鄭本作庶氏之女。則鄭必不釋之爲嫁母矣。記下文言入廟修容者皆宜也。詳孝經集注述疏後答問容止可觀說。

曾子問

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取與娶通

謹案壻弗取者。餘哀未忘也。嫁之者。嫁喪畢之壻也。女家

以壻喪弗敢嫁今喪畢宜嫁也其曰而后嫁之不曰而后取之以其由女家請於壻故也此所以爲禮也爾雅釋親女子子之夫爲壻昏禮由親迎而成壻之稱此未親迎而成壻之稱者禮之權也蓋壻之稱既成則無嫁之他人者矣其不別取亦互明矣迎去聲

釋曰鄭注孔疏皆失之詳論語答問子路篇子適衛章旁及禮說

夫死亦如之

謹案禮於此之言夫也未親迎而成其稱曰夫則貞女爲夫而守者禮也

釋曰辯貞女議者詳論語答問

禮運

謹案禮運者言天地古今皆禮之運行也。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其禮運之意歟。禮運子游所作。故自稱其名曰。言偃在側、曰言偃復問。此與仲尼燕居篇稱言游者不同。禮運蓋因問而於禮言之長也。以子游請夫子之極言禮也、

釋曰。孔疏引鄭目錄云。名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運之道。蓋鄭自世運氣運而言之也。是矣、然經於帝王言古也。不於孔子言今乎。經言禮者曰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則不惟言陰陽轉運矣。曰陰陽。曰四時。曰鬼神。皆天地統之焉。夏書者呂

氏春秋論大篇所引文也。論語之例。門人記之稱子。朋友記之稱字。自記者稱名。蓋禮記亦然也。今所爲鄭注補正者。始爲之於禮運篇。此篇之彙合論語說旁及者。而觀之。若苟完矣。

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

謹案喟然太息聲也。左傳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論語曰。魯一變至於道。今以蜡禮因而感嘆也。

釋曰。鄭注言魯祭禮有不備者。非也。鄭於下文以魯非禮爲失禮焉。故其說云爾。下文孔子言有志者。特言周公且曰。吾舍魯何適矣。其非思周禮而嘆魯者乎。說文云。喟。太

息也。引左傳者。昭二年及閔元年文。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謹案禮說曰。此當在經文貨力爲己之下。大人世及以爲禮之上。經文以功爲己。當連禹湯云云也。

釋曰。此錯簡也。鄭注失之。孔疏亦未察之。其說詳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衞章。經自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至是謂小康。皆彼疏詳焉。今攷經下文。曰夏道。曰殷道。曰周道。皆禮之道也。曰大端。曰大順。皆禮之大也。蓋大道自禮而言也。或曰選賢與能。與及也。然豈對文乎。釋詁云。畀予也。予古通與。則與亦畀也。鄭注云。睦親也。惟曰脩親。端矣。孝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斯要道也。

卽大道也。其睦自全體言也。今言脩睦。猶書君奭言修和也。修與脩通。書多方云。爾室不睦。爾惟和哉。言所脩也。周官大司徒云。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宣十二年左傳云。卒乘輯睦。其睦皆自一端言也。或曰。二帝時而引孝經先王以言之。何也。蓋經下文稱上古爲先王矣。魯語以先王制明堯制焉。孔疏言不獨子者。則廢朱均而禪舜禹也。夫禪則天下爲公矣。然朱曰丹朱。均曰商均。皆封國焉。是子其子也。乃以此爲不獨子乎。堯典云。百姓如喪考妣。明乎堯能子之也。蓋不獨子其子也。孔疏云。案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不以瞽叟爲祖宗。亦不獨親之義也。夫祭法采之魯語。爾而疏不辯之。乃以此爲不獨親乎。奚不据書稱舜

孝者而言親其親邪孟子云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夫大孝者大道之本也以孝定天下蓋不獨親其親也張子西銘則由禮運此經而明義焉瞍亦作叟鄭注云隱猶去也今攷釋詁云隱微也蓋道在而隱微也論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蓋身之見隱以道之見隱而然也鄭注云由用也然經言用亦言由則複矣說文云以用也則用亦以也釋詁由從義同起者若史記言大兵起也非言作兵之始也孔疏溯黃帝與蚩尤戰者言之非也孔疏云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以此爲禮也然五帝行德不以爲禮三王行爲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爲禮也非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云魯一生一及

何休云。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今禮言世及者。以親之傳子而言也。非所謂一生一及也。且兄弟相繼。不亦世及乎。魯僖公者。閔公庶兄也。閔公爲君。僖公臣焉。僖公繼閔公。則如子矣。僖元年公羊傳云。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故史記殷本紀於兄弟相及者。皆以世言也。若夫古之五帝。自堯舜以前天子世及。攷史記有然矣。蓋古禮然也。禹貢云。錫土姓。則諸侯世及之禮可推也。禹貢在堯老舜攝時也。老子云。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又云。上禮爲之而莫應。此疏說所由也。經言城郭溝池者。鄭注云。亂賊繁多。爲此以服之。而於經下文言藏身之固者。遂注云。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爲。由

鄭言之易坎彖傳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何邪亦誤於大道無爲之說也詩棫樸鄭箋云理之爲紀則紀者理也攷工記梓人有以功之文可旁通矣詩文王毛傳云刑法也釋詁刑則法義同鄭注云刑猶則也孔疏云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爲則也孔疏以賞而言此於經病添文也凡五常之道自五行也經言五行者曰還相爲本也五常亦然也蓋論語言爲仁而四德統焉大學言忠信而明德統焉孟子言取義而本心統焉孟子言智巧而聖德統焉今經言脩禮而常德統焉皆還相爲本也經文錯簡賓由此經上下皆有爲己之文而誤焉非誣也乃好異者妄參錯其文而顛倒之競爲異說不徒亂乎且鄭注所失後儒

譏之。何又援家語而疑小戴之竄經邪。家語敘此者自禮義以爲紀至兵由此起。其文皆無之。自以著其義。至是謂小康。其文亦無之。而有云。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其文與下文言禮之急者接焉。由今攷之。此王肅僞家語而異鄭爾。經下文接之云。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又云。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如家語文則先後不緐複乎。且經下文云。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則禮豈惟與天地並乎。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此晏子之言云爾。然則經文脫誤者明矣。小戴無所竄也。大戴禮五帝德篇言宰我問黃帝者。則稱孔子曰。禹湯文武成王周

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汝何以爲。此豈不足見孔子於

黃帝與六君子何如哉。

殽於地。

謹案殽之言效也。

釋曰易繫辭傳云爻也者效此者也。蓋以諧聲爲訓焉。今

釋殽例同。釋文殽戶教反。徐戶交反。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

謹案觀謂觀於古也。朱子曰。徵證也。

釋曰大戴禮小辯篇云。爾雅以觀於古。蓋攷之也。若尚書

大傳言書之七觀。亦攷古焉。論語言杞宋不足徵者。則云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蓋徵者證也。鄭注云。觀

其所成。又云。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由鄭言之。此無
以觀其所成矣。經下文安得又言吾以是觀之乎。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謹案殷易首坤。斯周易所謂坤以藏之者。殆歸藏通義歟。
周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殷易當近之矣。等者夏小
正四時行政有其等也。若堯典於授時言平秩也。以是觀
之者若韓宣子觀易象魯春秋而知周禮也。
釋曰。殷易坤乾今亡矣。夏小正今大戴禮猶存也。夏小正
傳云。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或曰。据
此當有夏大正。若周語所稱夏令也。昭二年左傳云。晉侯
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經下文言蕢桴者。或曰。蕢草也。今攷釋草云蕢赤莧。此不可爲桴也。如以蕢通蒯。亦破字焉。或曰。土鼓者缶也。易稱鼓缶。則由桴可矣。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

謹案此言上古而曰先王者。統稱之辭也。猶易稱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王天下讀王去聲

釋曰。引易者。繫辭傳文。包犧者。伏羲也。伏古音逼。蓋聲轉而文異爾。黃氏震云。經原古始。以明聖人制禮之功。蓋易取十三卦之意是也。經下文云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唐石經同。御覽引作絲麻。或謂古音麻與皮韻也。然此經文豈

皆韻乎。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謹案此於極言禮闕而有嘆魯之辭。故特加孔子曰以敘其情。蓋與篇首嘆魯者不同而同。呂氏春秋曰。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止之。此以見成王無賜魯之郊禘焉。祭統曰。昔者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蓋傳聞之辭。將成王邪。將康王邪。實無其賜也。明堂位以爲成王賜者。誣也。春秋書郊自僖公。書禘自閔公。明其非禮也。魯頌言郊祀者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以是爲頌。是不知魯

以諸侯而僭天子也。豈周公謹於禮者所安乎。此孔子所以嘆其衰也。故下文借杞宋以明之。

釋曰。或以此孔子曰爲他日之言。今引證焉。誤也。其於下文極言禮者曷爲挍乎魯之非禮。乃直告之。蓋師弟子問答之親。非他比也。鄭注云。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此鄭執明堂位而爲之說爾。夫失禮者宜有其禮而失之也。非禮者宜無其禮而行之也。奚不辯乎。鄭言郊牛卜郊者。皆春秋所書也。此書之而明其非禮也。豈書之而譏其失禮邪。尚書大傳云。魯郊所以禮周公也。皆誣矣。亦鄭說所由也。引魯頌者。詩閟宮文。孔疏於下文言時

王命郊禹契者非也辯詳論語答問禹吾無閒然矣章

是謂大假（假音格）

謹案假古通格至也蓋感而至之也易之豐曰王假之尚大也今言大假者祭之大感至也左傳言有德之君曰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明大假者以祝嘏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也

釋曰鄭注云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此於文未洽也假大釋詁文鄭讀假上聲今讀入聲釋詁云格至也假猶格也詩抑作格雲漢作假毛傳皆云至也引易者豐彖傳文易馬注云假大也今見易釋文馬義復矣易王注假訓至今程傳同引左傳者昭二十年文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

謹案藏者有所納也。書言周公祭三王者曰。史乃冊祝。又曰。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其言成王遭風雷之變也。遂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明其非私藏之也。左傳言淫君者曰。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若是者。辭說之虛。乃私藏之矣。數上辭

釋曰。鄭注云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此於義未析也。引左傳者昭二十年文。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

謹案醆與琖通。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蓋先王

之爵也。二王後用之。而魯僭焉。

釋曰。鄭注執明堂位而言魯禮者。非也。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

謹案冕弁者章服也。彤弓之詩曰受言藏之。蓋藏於君所而待有功也。冕弁亦然。左傳曰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兵革者戎器也。公羊傳曰。家不藏甲。若是者而私藏之。鴻範所謂臣之有作福作威者也。將去聲

釋曰。鄭注云冕弁君之尊服。此於義未析也。引左傳者宣十六年文。引公羊傳者定十二年文。

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謹案服問稱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今妄

奪焉。則臣以衰裳入朝矣。是家之喪。同國之喪也。齒列也。論語曰。陪臣執國命。今大夫陵君而漸致焉。則臣與家僕雜居齊齒矣。是家之臣。同國之臣也。經文上言昬而下略者。昬異於喪也。尙書說禹娶辛壬癸甲。新昬而使之。其可也。

釋曰。鄭注云。有喪昬不歸。唯君耳。注衍昬字。禮無君昬而臣不歸者。鄭奚有不知此乎。鄭注當接云。臣有喪者。今本者譌作昬。孔疏不察之爾。臣喪。且不歸。臣昬必不歸。故鄭注先通之曰。臣有喪昬之事而不歸。讀者辯焉。禮說。卿大夫皆統曰士。鄭注言士者。卽仕於公之臣也。齒。列。左傳說義也。經上文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昬者期不使。以一句讀

也。其曰喪。曰期者。可微讀之[illegible]。荀子大略篇云。父母之喪三年不事。新有昏朞不事。朞與期通。

儐鬼神。

謹案儐者。陳物而敬接之也。經下文曰。山川所以儐鬼神也。言山川之物可陳也。

釋曰。詩伐木云。儐爾籩豆。毛傳云。儐陳也。孔疏惟以接賓之敬而言。於義未悉也。經下文云。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其不言禮行於山川。何也。蓋社。地道也。山川。皆地道也。經上文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明興作乎山川之物也。則百貨可極於山川矣。其禮行於山川。可知也。陳氏祥道云。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兼之也。是也。斯孔疏不如

矣。中庸言地而及山水焉。其義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謹案此承上文禮所以治政安君者言之。政可藏身。則君位不危而安矣。

釋曰。藏之爲言。無訓而明也。鄭注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則迂矣。且日月星皆見其形。惟辰不見爾。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謹案經上文曰。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蓋君有設險之固。苟無禮本於義者以爲政紀。則雖有設險之固。而無政紀能守之。亦無以爲藏身之固矣。故聖人必謹於禮

而治政焉。

釋曰。鄭注失之矣。說詳上文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謙案存在也。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凡處其身心所在者。皆禮之秩序也。聖人禮以治政。凡玩其禮政所樂者。皆民之願治也。禮說稱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其意與此同。

釋曰。鄭注云。存察也。從釋詁義也。然於此經則汎矣。釋詁又云。在存也。今轉注焉。鄭注云。治所以樂其事居也。今攷王制言樂事者。則云民咸安其居。詩鴻鴈箋引書曰。民之有政有居。政者民之事也。此鄭義所由也。孔疏略焉。詩疏

謂箋引書者今大誓文。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敎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謹案天生時用其正者。若夏時所謂夏小正也。地生財用其正者。若易繫辭傳所謂理財正辭也。父生用其正者。若詩關雎序所謂正夫婦也。師敎用其正者。若孟子所謂經正則庶民興也。論語曰政者正也。君之治政。於四者用其正。此其所以無過也。

釋曰。鄭注是矣。宜有申焉。釋文出鄭注曰仁。本亦作人。今据鄭引易以明此經言人者。當云何以守位曰人。其原文也。易義蓋本然。孔疏云。父不生子。又云。直欲令人君敎之。

斯言窒矣。既不生子。欲教之者教誰邪。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明皆讀爲則養及分皆去聲

謹案三明字當作則。以形近而譌也。据下文言則君者知一例焉。陳氏灝曰。明皆讀爲則是也。鴻範曰皇建其有極。此詩所以稱四方爲則也。言所則也。孟子曰勞心者食於人。此檀弓所以稱左右就養有方也。言所養也。詩曰以事一人。此經下文所以稱中國一人也。言所事也。此自尊君言之。蓋禮以下敬上之分宜然也。君而則人則受諫而自

明有過矣。中庸言其則不遠者。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君而養人。則好賢而自知不足矣。易鼎象言聖人之養者曰大亨以養聖賢。君而事人。則尊師而自謙失位矣。孟子言古之見賢者。曰事之云乎。易泰象言在上位而交下者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此自君求無過言之。蓋禮以貴下賤之分宜然也。君爲百姓所則而則之。斯象則而其身以自治。君爲百姓所養而養之。斯供養而其心以自安。君爲百姓所事而事之。斯忠事而其名以自顯。此自君正言之。蓋禮以民奉君之分宜然也。經總承而結之曰。故禮達而分定。此以結上文。即以起下文也。譌音俄食音嗣亨音烹翩音篇

釋曰。鄭注云。明猶尊也。鄭自堯典言明明者推之也。鄭於

經下文言則君者。注云則當爲明由鄭言之。君尊人則有過。如其尊賢也柰何。或曰三明字則君之則皆如字。書說命云。明哲實作則。所明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斯可則焉。明人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斯有過焉。今攷引書者僞說命爾。然孝經不曰則天之明乎。僞者襲之矣。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明人也。豈有過乎。如昏昏者若書言桀之淫昏歟。是大惡也。非惟有過也。引爲則者。詩卷阿文。詩鹿鳴云。君子是則是傚。言君之則人也。釋文云。養羊尙反。又如字。然此不當讀如字焉。孟子不有言國君養君子者邪。而天子可推矣。孔疏云。君養百姓力不能贍。此讀如字焉。非也。書梓材云。引養引恬。言養人者相引不

窮也。易頤彖傳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故晉語云。君食之。明養之也。食讀若飼。引以事者。詩烝民文。孔疏云。君屈事於人。則失位也。由今攷之。此所謂君者。蓋天子君天下也。諸侯君其國。皆臣事天子焉。諸侯則不得言非事人者也。後世有天子失位而事人者矣。若晉之懷愍二帝是也。孔子以前。奚有是乎。彼桀紂者。放之誅之而已。古無天子失位而事人者也。今言事人。又言失位。明其爲自謙也。孟子所謂學焉而後臣之也。易謙象云。六五不富以其鄰。蓋謙之虛也。程傳云。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易泰象云。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蓋富則實焉。不富者。易象陽實陰虛也。能左右

之曰以鄰若書言臣鄰也。六四陰虛。與五上二陰羣飛而交下。故傳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此本俞氏琰之說而推之也。今以言此經。君交下之謙。師以事之。則失其尊位之實矣。易屯象云。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豈不自失而反有得乎。孝經云。其民則而象之。此異乎民無則焉。書無逸云。惟正之供。蓋供養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以見非養君無以自安也。忠事名顯。孝經說義也。

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謹案此下三節。皆由分定而言。愛其死者。論語所謂守死善道也。患其生者。論語所謂無求生以害仁也。此其身之分定也。皆禮之正也。

釋曰。鄭注承上文釋之。是矣。而不於此分節焉。猶未叶乎經之文法也。鄭於上文。以自安爲居安。則居與養非相洽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謹案人之有知者其失詐。禮說謂若臧武仲之要君也。人之有勇者其失怒。若狠瞫之被黜也。人之有仁者其失貪。張子謂若陳氏之厚施也。三德之失。皆爭奪之變所由生也。用人者用三德而去其失。此其性之分定也。皆禮之正也。要平聲瞫琛上聲被去聲

釋曰。經言去其者。自其人言之也。非別言之也。鄭注以爲用此等人。去彼等人。孔疏以爲用此等人。斯彼等人自去。

二者不同。皆未叶乎其之爲文也。引臧武仲者在論語及襄二十三年左傳也。引狠瞫者在文二年左傳也。引陳氏者在昭三年左傳也。張子云。怒君子胥郤克之敢戰也。今以左傳攷之。子胥見昭二十年。郤克見成二年。子胥怨也。非怒也。郤克怒而忿也。非勇而怒也。孟子云。分定。故也。蓋言君子所性焉。今知勇仁。皆性分中之用也。中庸所謂三達德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謹案國有患難。君死其國之社稷焉。是以衆守邦而死節也。執禮之正也。則謂之義也。此其職之分定也。國有患難。大夫死其家之宗廟焉。是以私背公而死黨也。斯悖禮矣。

則不謂之義而謂之變也。禮說曰。春秋時。宋魚石之入彭城。晉欒盈之入曲沃。皆變也。非義也。非其職之分定也。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蓋不言大夫死宗廟也。死衆者。死以君之衆而衞社稷也。

釋曰。鄭注云。變當爲辯。此破字釋之非也。鄭注云。君守社稷。臣衞君宗廟者。蓋與賈誼所稱父兄之臣。誠死宗廟者。似同而不同。蓋父兄之臣。非統言臣也。經曰。大夫死宗廟。不言父兄之臣也。則宗廟不自君言。而自大夫言矣。且如鄭說。是君臣皆死義也。奚爲而異稱乎。孝經有悖禮之文。引魚石者在成十八年及襄元年左傳也。彭城。宋邑。楚取

之以爲魚石邑也。引欒盈者在襄二十三年左傳也。曲沃。欒盈本邑也。而春秋皆書其罪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謹案易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人所由生也。蓋天地之常。健順之德。曰。元亨利貞。其德皆藏諸陰陽者也。故二氣交焉。而鬼神五行變化乎其間矣。人生則鬼神體之。蓋氣麗於形以會也。木行爲仁。火行爲禮。土行爲信。金行爲義。水行爲知。蓋理麗於氣以行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秀之可貴乎。此言人之性以明禮也。知同智

釋曰。鄭注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善矣。宜有由焉。孔疏云。

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此於義未析也易說卦云乾健也坤順也又云乾爲天坤爲地蓋健順者其德也其德則繫辭傳所謂藏諸用也斯陰陽之用也中庸云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也易說五行爲五常焉

播五行於四時

謹案播布也漢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故曰妃以五成此天地所以生成五行者也月令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蓋分布焉易象八卦之位皆然矣故曰坎者水也又曰兌正秋也此以見震者木也離者火也兌者金也坤者土也而坤位乎離兌之閒則中央土也震正春也離正

夏也。坎正冬也。皆其播也。（配妃同）

釋曰。鄭注言播五行者。偏承上文地陰而言。非也。播布說文義也。引易者說卦文。蓋互文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謹案此據漢志而知其要矣。

釋曰。京房六十律。孔疏錄焉。亦徒繁爾。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謹案此承上文言人者而明之。作則者於禮作人之則也。

自天地而下七者。皆禮本於義之器所由成也。禮器既成。

於是乎定人情而感物靈矣其以之爲文有在上在下不同者辭氣之宜也如曰必天地以爲本則辭氣蹙矣文近者必連變而後成文故自天地而下四者皆以字在上焉如曰以月爲量則辭氣亦蹙矣文近者亦必連變而後成文故自月而下六者皆以字在下焉蓋義同而文不同爾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禮文之辭氣亦然也蹙子六反

釋曰經上文云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此以字苟在下歟亦非辭氣之宜也經上文云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此以字苟在上歟亦非辭氣之宜也自天地而下四者孔疏謂上明天道事遠故以字在上連於天也自月而下六者孔疏謂後明

地道事近故以字在下連於人也此疏以實義求之非也經曰聖人作則此十者孰非自人而言者乎經下文云山川所以儐鬼神也則言鬼神者可言地道矣而言月者豈言地道乎經上文言月生者鄭注偏承地陰而言爾詩小明毛傳云蹙促也

故功有藝也

謹案藝極也才能之極也左傳曰布常無藝又曰陳之藝極蓋試功者月計而量之則得有才能之極矣經下文所以言分藝也分去聲

釋曰鄭注釋藝者於義未融也引左傳者昭二十年及文六年文昭十三年左傳云貢之無藝遂云貢獻無極則藝

者極也。

故人以爲奥也。

謹案此言天下人皆以爲田主也。

釋曰。此當自其效言與上下文一例也。孔疏云人。是聖人用聖人以爲田主則自其用言非也。經上文云人情以爲田。既自其用言矣。經下文云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蓋特申之也。

故飲食有由也。

謹案由自也言有自來也。畜麟鳳及龍則飲食之物類有自矣畜龜則飲食之人情有自矣禮之若祭若昏者皆龜卜也。而皆飲食焉。此飲食之由也。故經下文言行禮者曰。

其行之以飲食。

釋曰。鄭注云。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爲羣。由今攷之。此言麟鳳及龍。則可矣。言龜不可也。經下言龜者。以人情不失言之也。不言其來物類焉。釋詁云。由從自也。則由者從也。亦自也。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謹案四者皆物得秀氣而爲靈者也。

釋曰。公羊家獲麟瑞應之說。孔疏錄焉。其失也誣。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謹案此近承上文言龜者而明之。實遠承上文言禮以治

政者而申之也。蓍筮與龜卜相因也。禮有先後而秉執者焉。卜筮則列明祭祀矣。以瘞以緡。而宣祝嘏之辭說。皆祭祀禮然也。自祭祀而推之。凡禮之制度。皆以設焉。御治也。百官治事。於是乎禮以序行矣。

釋曰。鄭注云。皆卜筮所造置也。鄭統言之。於義未析也。御治。詩思齊鄭箋義也。

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謹案侑勸食之樂人也。周官曰。以樂侑食。又曰。王大食三侑。

釋曰。鄭注云。侑四輔也。非也。夫四輔豈宜在瞽下乎。且向書大傳言四輔者。蓋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今經曰。皆在

左右。豈四輔之稱乎。引周官者膳夫及大司樂文。周官注云。侑猶勸也。蓋樂人之職。統言之則曰贊。分言之則曰侑。猶論語稱亞飯三飯四飯者之專官也。

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謹案前後左右。而王中焉。陳氏澔以王中絕句是也。王心無爲。而以守禮之至正。此異乎黃老淸靜無爲而所守非正者矣。

釋曰。孔疏讀云。王中心無爲也。失之矣。黃老者託於黃帝而言老子也。漢初之治尙焉。漢書詳矣。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

謹案大一者易所謂大極也。大衍之數其用虛一者象大

極也。大極之道。禮所由本也。大一大極之大音泰

釋曰。易繫辭傳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蓋虛一也。易說謂大極存焉。故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言分而為天地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謹案左傳言禮之定命者。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蓋天降命焉。皋陶謨曰。天秩有禮。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工官也。蓋其官於天也。

釋曰。鄭注釋降釋官者。皆自聖人言之。則於經上文為不屬矣。此言天之降命。未言聖人之敍以降命也。經下文云。夫禮必本於天。非遙言聖人之制邪。引左傳者成十三年

文。詩臣工毛傳云。工。官也。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謹案居人。猶在人。承上文禮本於天者而言也左傳言禮之定命者曰能者養以之福言人能養於禮也此以明禮能養人矣。荀子曰禮者養也方氏慤曰。禮非貨力辭讓飲食不行。故孟子曰。無財不可以為悅聘義曰。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經上文曰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特先喪祭之重焉。此曰冠昏喪祭。人之始終。順其序也或曰射御為射鄉之誤非也。射即統鄉。御通軍禮春秋傳言兵者固言御戎矣。且如曰射鄉朝聘。豈其序朝野然乎此不得以仲尼燕居及樂記言射鄉者而改射御之文也。

釋曰。鄭注云。餋當作義。此破字釋之。非也。引左傳者。成十三年文。此從古本也。今本或云能者養之以福。蓋以之作之以。則謬矣。之猶適也。故其下文云。不能者敗以取禍。此對文也。引荀子者。禮論篇文。喪祭之重。論語述古義也。

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謹案。講信。則得禮之實。脩睦。則得禮之和。其禮之由中養外以爲固者。若易所謂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也。蓋君子有幹事之固焉。其禮之由外養中以爲固者。若左傳所謂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蓋君子有威重之固焉。

釋曰。經於此有而之爲文。蓋遞言之也。引易者。坤文言文。

引左傳者成十三年文。其傳又云。禮。身之榦也。乾文言亦云。貞固足以榦事。今酌焉。論語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可反觀矣。三國時管輅知鄧颺之凶者。議曰。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輅所以覘而知之之術也。豈不猶通於禮乎。今魏志可攷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菀。菀音鬱

謹案菀如詩我心菀結之菀。猶屈也。

釋曰。引詩者都人士文。鄭箋云。菀猶屈也。積也。蓋積則屈矣。

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謹案此所以持正其情而合乎守危也。

釋曰。守危承上文而言。鄭注言拱持其情者。於文未洽也。言合安其危者。於經病添文也。

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

謹案禮說曰。此皆從故絕句焉。其曰達義曰達順者微讀而不絕也。讀音逗

釋曰。下故字孔疏屬下句讀者非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云。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蓋從故絕句焉。其例也。行讀去聲。衡古橫字。求謂求其罪也。

郊特牲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謹案孔疏曰。不敢貳心於他君也。

釋曰。書顧命云。不二心之臣。蓋貳者二也。或曰。大夫外交。則以鄰國之君竝吾國之君而有二君矣。所謂貳者。自指鄰國之君言。非指人臣之心言。是奚不思有二心乃有二君乎。莊十四年左傳云。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遂云。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

謹案爾雅曰。茅明也。

釋曰。引爾雅者。釋言文。茅蓋明潔者。

學記

謹案學記爲天下萬世法者。其通經之大用乎。記曰。一年

視離經辨志。蓋學之始也。其後三年言敬業者。經業也。所謂正業也。五年言博習者。習經在其中也。七年言論學者。經學在其中也。九年言知類通達者。自通經而通於萬物也。蓋學之終也。後世言學者。因其時而酌之。則宜矣。如其達之學云乎哉。

釋曰。學記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故此以學之終始說焉。記引兌命者三。皆詳尙書集注述疏逸文。今此記鄭注補正之藁。合尙書說而觀之。若苟完矣。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

謹案。遠蓋賢之在遠者。若燕昭王就見郭隗。而樂毅自遠至焉。則親之也。於是乎動復讎之衆矣。燕平聲隗五賄反樂音岳

釋曰。孔疏云。遠謂才藝廣遠。此於經病添文也。遠者蒙上賢之文也。朱子云。遠謂疏遠之士。是矣。朱子以動衆爲致衆譽焉。然此當言實事也。實能用衆。則大譽而非小聞可知也。經上文言發慮者。內則有其文。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謹案。君子者。君人之子也。蓋自乾父坤母而推以稱之也。

釋曰。天子君天下。諸侯君其國。經皆稱之曰君。其在喪。亦皆稱之曰子。大夫有采地者。儀禮喪服傳稱之曰君。其常稱者。左傳論語稱之曰子。以其德爲君人之子也。則經皆稱之曰君子。斯如禮運稱六君子哉。通而稱之。無其位而有其德者。亦名君子焉。經下文言立學。則此君子固在位

中人矣。隱三年左傳云。君人者。卽君民者也。今通言之爾。孔疏於君子之子。以子民言之。非也。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謹案。典常也。今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易所謂終則有始也。故曰常于學。鄭氏說典經也。其釋典于學。倒文也。猶曰學于典。若左傳言室於怒。市於色也。于於也。

釋曰。今偽書說命篇。東晉僞古文也。鄭本無之。孔疏不知其僞焉。釋詁云。典常也。引易者。蠱象傳文。釋言云。典經也。引左傳者。昭十九年文。于於。釋詁義也。孔疏云。習經典於學。則失其爲倒文矣。禮文王世子引兌命此文。鄭注以典常言之。而以于學言其地焉。非兌命本義也。

術有序。

謹案術古通遂。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術作遂。是也。

釋曰。陳氏澔云。術當爲州。周官州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此陳說所由也。然黨亦言序矣。周官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由是言之。安見遂必不言序乎。管子云。里十爲術。術十爲州。雖與經不同。亦術即遂也。孔疏分言鄉遂者詳矣。故云此經六鄉擧黨。六遂擧遂。蓋孔知黨非屬遂焉。而疏云。於遂中立序。教黨學所升者。則淆矣。術文從行。象亦以行道名。故古通也。經下文蛾術。蛾續行也。

三年視敬業樂羣。樂音落 古音五教反

謹案敬業謂講治經之業也。若論語稱曾子之省傳習也。樂羣謂和同業之羣也。若論語稱詩可以羣。又稱弟子之汎愛衆也。省悉井反

釋曰。孔疏言敬業者惟以敬同學藝業長者言之。於義未悉也。經上文云。比年入學。禮家讀比毗志反。釋文無音。而於聘義云。比必履反。蓋上去二聲皆可讀焉。釋文於學記鄭注事義之比。亦兼二聲也。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謹案收取也。威猶畏也。鴻範曰威用六極。史記作畏。堯典曰。扑作教刑。臯陶謨舜亦言威之矣。今夏楚皆扑焉。取其有所畏也。雖堯舜時不能廢也。扑普木反

釋曰。襄二十七年左傳杜注云。收斂也。鄭釋威爲威儀。未洽也。

學不躐等也。學如字

謹案此言學問不越等焉。

釋曰。鄭注云。學教也。釋文。學胡孝反。今讀如字。以此下自有教之爲文也。與上文引書兌命文不同。夫學不躐等。則教不躐等可知矣。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謹案凡大學之學。今爲士而將爲官者也。將爲官。故官先事焉。經業則未爲官而先明官事也。此上文所以言官其始也。若宵雅肄三。皆嘉賓使臣之事也。今爲士。故士先志

焉。經業則未有事而先明士志也。此上文所以言游其志也。若離經辨志。皆九年大成之志也。使去聲

釋曰。此以申鄭義也。鄭注云。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孔疏云。凡學謂學爲官學爲士者。若學爲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若學爲士。則先教以學士之志。此孔疏於學分而二之。非古人之學也。蓋於記上文不貫焉。曲禮云。宦學事師。孔疏以爲二師。其失原乎此也。詩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此其事爲小雅之三也。孔疏於上文云。辨志謂辨其志鄉習何經矣。然辨志豈惟若斯已乎。且離經之先豈不定何經乎。記何以不曰辨志離經乎。記上文言禘者詳論語集注述疏禘灌

亭及論語答問禮說。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謹案時教者朱子謂如春秋禮樂冬夏詩書之類也居學者朱子謂如易言居業是也蓋退息所居而其學存焉故曰居學經下文所以於息焉亦稱學也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其居學之謂歟。

釋曰朱子之讀從也從學絕句焉較鄭讀長矣。

遊焉。

謹案雖遊而不忘學者若論語稱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而問也。

釋曰息焉之義於上文居學言之矣鄭注云息謂作勞休

止之為息遊謂閒暇無事之為遊此據阮氏本也經下文
引兌命敬孫云者互詳論語集注述疏食無求飽章

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謹案安如孟子稱願安承教之安由如論語稱可使由之
之由誠如孟子稱反身而誠之誠材如中庸稱必因其材
之材皆自學者言也天地法象之數矜高以教者妄言及
之是進而不顧其承教之安也是使人不由其反身之誠
也是教人不盡其可因之材也

釋曰吳氏澄讀此經云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蓋讀言字
上屬焉數讀若朔釋詁云速數疾也則數亦速也惟此不
及進而數進矣經何以言及乎於文未適也法象者諸數

出焉。今易說可攷也。朱子以度數言之。豈異鄭乎。鄭注云。材道也。易曰兼三材而兩之。謂天地人之道。而鄭釋不盡其材者。則云謂師有所隱也。今攷中庸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釋詁云隱微也。論語云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蓋謂之隱者。親師而深求之。非疾其師之言也。孔疏申鄭者。以爲恐人勝之。故不盡其道也。如其說。是師有所吝也。不可謂之隱也。經下文言隱其學者。則隱沒師說云爾。朱子以師隱言之。亦非也。經上文云多其訊。釋文訊又作誶。釋詁云誶告也。詩陳風說同。以釋學記此經。其義亦貫焉。三材。今易作三才。莫見之見。賢遍反。

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

謹案朱子曰。禁於未發謂豫爲之防也。當其可謂當其可告之時也。

釋曰。鄭注皆以年言之。於義未悉也。益以朱子之義則悉矣。

相觀而善之謂摩。

謹案朱子曰。相觀而善謂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如物相摩也。

釋曰。鄭注惟以不並問言之。於義未悉也。易繫辭傳言相摩者。馬注云摩切也。易釋文稱焉。

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辟音僻

謹案燕朋燕樂之朋也。自人言之。燕辟燕樂之辟也。自己

言之。論語曰。樂宴樂。燕與宴通。樂記曰。宋音燕女溺志。又曰。齊音敖辟喬志。此燕辟之類也。燕樂之樂音落樂宴之樂五教反敖音傲喬音驕

釋曰。朱子云。燕朋謂私褻之友。燕辟謂私褻之談。此雖改鄭矣。而辟亦讀譬焉。此談譬也。今攷經下文。罕譬不作辟。則其讀當不同。陳氏澔云。辟音僻。是也。

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去聲強平聲

謹案道古通導。牽謂牽制也。易曰。柔道牽也。強如儒行稱夙夜強學之強。抑謂抑退也。道之而弗牽制。強之而弗抑退。此其能和易也。開之而弗先達。此其能自思也。

釋曰。孔疏釋牽者本牽進之義而求之。則與經下文言達

者滑矣。引易者姤象傳文。易疏云。陰柔之道。必須有所牽繫也。此牽制之義也。強義互詳表記篇。鄭注云。抑猶推也。鄭意其謂推卻歟。孔疏申之而不明也。說文云。抑按也。蓋抑退而按止之也。

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謹案失於易謂不知爲之難者。若論語稱司馬牛之問仁也。失於止謂自畫不求進者。若論語稱冉有之言力不足也。

釋曰。鄭注釋易者是矣。宜有申焉。鄭以止爲不問。於義未悉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

謂案君子知至學者之有難至有易至也。而又知其難至易至者各有美惡焉。若論語稱孔子告樊遲以崇德而攻其惡也。其美者德也。

釋曰。經文其之爲義。當自本文言之。鄭注云美惡說之是非也。然經豈云其說乎。故孔疏申之而不得明也。疏言難易者亦失之矣。張子云。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而知其才性之美惡。此言才性者。於經病添文也。性惡之說。則雜荀子焉。經下文相說之說。釋文音悅。蓋問答相說也。朱子讀說如字。以爲義理相說。其釋相者不如舊釋在本文中矣。或曰。說古脫字。禮文多然。今言解脫也。然穉相云何。經下文從容之從。朱子讀七容反。與中庸緇衣讀同。謂此餘韻

從容也。此勝鄭讀焉。

雖詔於天子無北面。

謹案詔、告也。

釋曰。周官大宰詔王注云。詔告也。鄭注引大戴禮云。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此從乎絕句也。其例猶石經論語意與之與。孔疏釋爲在於意。失其讀矣。列子湯問篇引古詩云。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乃能成其所難。蓋與經下文及注說不悉同。今可參焉。裘古音渠之反。

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

謹案五官。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之官也。左傳曰。五行

之官是謂五官荀子曰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工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蓋通於治五官者矣

釋曰陳氏澔云五官鴻範之五事也非也五事者貌言視聽思也豈可謂學無當於五事乎荀子天論篇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言耳目鼻口形爲五官矣或以釋此經亦非也學以治心非卽以治五官歟此其當也引左傳者昭二十九年文引精道者荀子解蔽篇文孔疏於下文云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或曰年衍文也蓋据國語言君父師者以爲民生在三也然檀弓不曰心喪三年乎此師情也

大信不約。

謹案此若五帝三王之大信。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詛側助反

釋曰。荀子云。春秋善胥命。然豈大信乎。鄭注以言此經。非也。引穀梁傳者。隱八年文。

大時不齊。

謹案禮說曰。此若孟子稱孔子聖之時。而仕止久速之不同也。

釋曰。今據經上文曰。大德曰。大道曰。大信。皆自人言之也。此曰大時。當一例焉。孔疏云。大時謂天時也。此於義未融也。

孔子閒居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勞去聲

謹案尸子治天下篇曰。無私百智之宗也。其取資於此者歟。

釋曰。引尸子者見御覽皇王部。尸子書亡。今存輯本。

儒行

謹案儒行凡十七條。皆足法也。皆孔子所稱也。彼疑而議之者。何爲乎。何彼釋之失其義乎。左傳哀公二十一年。齊人譏魯人而歌之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其以儒相詬病。可知也。此孔子卒後纔五年爾。

釋曰。引儒書者詳論語集注述疏仕而優則學章。儒行凡十七條。今鄭注補正之藁。合論語說旁及者而觀之。若苟完矣。

丘聞之也。

謹案聞之者明乎其非自爲之也。

釋曰。孔疏言鄉服者。云以立爲制法之主。故孔子不與尋常同也。此疏惑於緯云爾。如其說。孔子何以言聞之也乎。大戴禮哀公問五儀篇固以章甫爲圜之士服矣。蓋章甫殷冠周通用之。故論語言相禮者及焉。

悉數之乃留。

謹案悉盡也。

釋曰。悉盡。釋詁文。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謹案禮說曰。此論語所稱美玉待賈者也。賈音價

釋曰。孟子云。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蓋孟子既聘者也。今鄭注以陳善爲待聘者。不失之乎。是求聘也。

力行以待取。

謹案取如孟子稱取士必得之取。

釋曰。經上文曰。待聘。曰待問。曰待舉。皆待於人者也。今曰待取。當一例焉。鄭注云。取進取位也。由鄭言之。則嫌乎干進矣。

其自立有如此者。

謹案此以致用而自立也。

釋曰。經下文又有自立焉。宜別之矣。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謹案衣冠法服也。爲容貌飾焉。中者得中而無太過不及也。動作容貌之儀也。太如左傳言大歸之大。大讓者固辭而不受也。故其容貌如慢然。小讓者禮辭而終受也。故其容貌如僞然。則法也。康誥曰。丕則敏德。言大則也。威畏也。大則者大法之而敬服也。故其容貌如威然。小則者小法之而勉勵也。故其容貌如愧然。進以禮。故難進。退以義。故易退。漢書注曰。粥粥敬懼貌。

釋曰。鄭注釋此者。於文未洽也。孔疏言大小者。以事之大小言之。而經言則者為語辭。是其文與大讓小讓者不一例也。陸氏佃蓋辯之矣。詩抑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釋言云。威則也。今自儒者則人而言。蓋如威也。引左傳者。文十八年文。大歸者。終歸而不反也。張子云。大讓如讓國讓天下。蓋以國天下為大也。今攷堯典云。岳曰。否德。忝帝位。而終不受天下焉。此大讓如慢也。堯典云。舜讓于德。而終受天下焉。此小讓如偽也。如曰。讓天下者。皆大讓矣。若舜讓者。將不曰大讓如偽乎。則法。釋詁文。史記錄鴻範。威作畏。蓋義通也。引漢書注者。禮樂志晉灼注義也。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齊難皆如字

謹案齊同也。言居處同苦難。而其坐起獨恭敬也。若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而獨危坐也。明其素恭敬而備豫焉。信者中正之實也。言必先乎信。故行必以中正為備豫也。

釋曰。鄭注云。齊難。齊莊可畏難也。此於文未洽也。且於下文言恭敬者複矣。其之為文。若綴旒然。孟子以不齊言不同。則齊者同也。引茅容者。見後漢書郭太傳。

其近人有如此者。

謹案近人者近道也。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孟子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今其忠信立義。時義先勞。皆人道也。文為人文。亦人道也。故曰近人。幾平聲

釋曰。孔疏云。其親近於人如此。由疏言之。豈足以統承上文乎。易賁彖傳云。文明以止。人文也。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

謹案此言特立之勇。雖服猛之勇不足程量勇者。特立之力。雖舉重之力。不足程量其力。量平去二聲

釋曰。鄭注非也。詩大叔于田云。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言暴虎也。安可以不量力往乎。

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謹案人初過責我之言。知我能特立。則不更言矣。特立者不畏流言。故不窮極。曾子曰。孝子流言止焉。

釋曰。禮說謂過言亦人言也。蓋與流言一例也。孔疏云。儒

者懲過之言非也。孔疏申鄭釋不極者。於義未融也。引曾子者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文。

不習其謀。

謹案禮說曰。習重也。易曰。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特立者。成謀不疑。遂不再重其謀。重平聲

釋曰。鄭注云。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此於義未析也。夫不豫之先。安有所謂其謀乎。易象傳云。習坎重險也。則習者重也。引不習者坤文言文。經下文云。其飲食不溽。鄭注云。恣滋味爲溽。孔疏以濃厚申之是也。月令季夏云。土潤溽暑。亦濃厚意也。經下文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鄭注孔疏。於此闕焉。呂氏大臨云。此尚氣

好勝之言。疑其非孔子所稱也。蓋呂氏未察而數者爲大過異於微過也。詳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衛章。

其自立有如此者。

謹案此以防身而自立也。

釋曰。經兩言自立。孔疏別之。於義未析也。

易衣而出。易以智反

謹案易如檀弓稱易墓之易。脩治也。衣敝故脩治之而乃可出。詩曰。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又曰。羔羊之縫。素絲五總。言大夫裘敝則落毛成革而見縫也。況貧而卑仕者乎。

釋曰。孔疏引王說。非也。仕者之衣。雖貧也而有章矣。豈可更相易乎。引詩者。羔羊文。經下文云。并日而食。若詩北門

之仕者則有之矣。

上答之。不敢以疑。

謹案疑貳也。不敢以疑。無貳心也。

釋曰。釋詁云。貳疑也。今轉注焉。

適弗逢世。

謹案適。如康誥適爾之適。謂適然也。

釋曰。孔疏云。適之也。從釋詁義也。此於文未洽也。

雖危起居。

謹案此言危其身之起居也。

釋曰。孔疏讀起居下屬焉。蓋失之矣。

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謹案猶尙也。

釋曰。釋詁云。圖猷謀也。猷與猶通。則猶者圖也。鄭以言此經於文未洽也。且憂思云。爾何所圖乎。文六年公羊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今言猶尙不已也。

毀方而瓦合。

謹案瓦謂屋瓦也。此瓦必相合者也。凡瓦之覆者。必稍圜而寫焉。瓦之載者。必稍圜而注焉。稍圜則毀方而方猶存此瓦合之能正也。覆浮去聲 圜同圓

釋曰。史記廉頗傳云。屋瓦盡震。此瓦以屋言也。孔疏云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由疏言之。豈不爲漢書徐樂傳言瓦解者乎。漢書陳湯傳云。烏孫瓦合。不能久攻。言將解也。

非瓦解而合之也。經上文云。忠信之美。優游之法。鄭注自待人而言。此以經言其寬裕者也。中庸謂寬裕爲有容。蓋容人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

謹案聞見之善。將任舉焉。我旣耳而目之。彼又耳而目之。其相告相示者。相引終無已也。任舉者自謂才德不如若人。故讓爵位而相先。如其正直犯難。罪及舉主。則相死焉。

釋曰。孔疏云。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經任舉。謂親近者。此於義未析也。前經內稱不辟親。非親近乎。此經聞善見善。非疏遠乎。蓋前經謂儒爲大臣而舉賢援能者。故以程功積事言之。若檀弓云。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

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明大臣以人事君不望其報也。此經謂儒方仕進而任舉者。故以爵位相先言之。若韓非子云。王登爲晉中牟令。薦中牟士。而襄王用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明任舉者耳目閒見有然也。釋經家於閒見之爲及死難者。不自任舉而明其義。則汎矣。屬讀若燭。

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贛而翹之。又不急爲也。

謹宷伏者。巽言隱伏也。易曰。兌見而巽伏也。靜者言伏則靜也。正者。正上之失也。翹舉也。周語言齊國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與翹通。今言上有弗知其伏言者。則贛略而翹舉以發之。又不急以翹舉

爲也。此特立而善於獨行者也。與上文特立而猛於勇力者不同。見亦燕反

釋曰。論語云。巽與之言。卽易象巽順義也。引巽伏者易雜卦文。鄭注於經所謂伏者遺之矣。且緣事而求知己。猶得爲特立獨行者乎。周語韋注云。招舉也。招讀若翹。

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

謹案不以高臨乎深者而爲高。謂不矜高於人也。不以多加乎少者而爲多。謂不誇多於人也。皆特立而善於獨行者也。

釋曰。鄭注言高者。惟以位高言之。於義未悉也。加少者謂加人。猶臨深者謂臨人也。當一例焉。鄭注言己小勝者。非

也。論語云。以多問於寡。蓋已則多而人則少也。論語有加諸人之文。

世治不輕。

謹案輕謂躁進也。蓋世雖治。而時君有好尙之偏者。躁進則輕矣。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此世治不輕也。若董子於漢武帝之世也。

釋曰。鄭注以賢者並衆言之。則經何以言特立獨行邪。

同弗與異弗非也。

謹案同弗與則不黨同矣。異弗非則不伐異矣。

釋曰。凡黨同伐異。非特立獨行之爲也。鄭注於下文云。博學以知服。不用已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鄭意言

人不博學。每自用己之知。自謂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是不博學無以知服從也。博學則不然。其明先世賢知之所言。乃以知服從矣。猶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也。蓋鄭注用己之知。非釋經以知之文。亦非謂己博學之知也。爾孔疏乃曰。博學猶知服先賢。不以己之博學淩前。豈其申鄭意乎。是博學而知服也。豈博學以知服乎。或曰。釋詁云。服事也。然既曰博學。則其以知事也。不言而明矣。鄭注無可易也。蓋知服從。則從事在其中矣。經下文云。近文章。砥厲廉隅。又云。不臣不仕。蓋管寧其人也。詳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衛章。

並立則樂。相下不厭。

謹案立如學記稱強立之立今言友並立也下如論語稱慮以下人之下今言友相下也不厭則亦樂矣

釋曰孔疏以立位及位下者言之此於義未悉也無以該友之無位者也

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行如字

謹案易曰方其義也又曰義以方外其言義立者遂曰則不疑其所行也蓋其行本方而立義焉其行同友而進勸善也其行不同友而退戒息也

釋曰韓文讀其行上屬者讀曰聞流言不信其行蓋失之矣鄭上文注云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鄭讀從不信絕句焉鄭言其友所行非連讀經文其行矣引

易者。坤文言文。孔疏言進退者。於義未析也。經豈曰同則進。不同則退乎。孔疏於上文云。方。猶法也。今攷詩皇矣鄭箋云。方。猶鄉也。今以志鄉申鄭注。焉尤洽也。鄉與嚮通。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

謹案鄉飲酒義曰。天地溫厚之氣。仁氣也。產萬物者也。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爾雅曰。元。良。首也。此溫良所以爲仁之本也。論語稱孔子者。由溫良先矣。地。以所居言。猶召誥言王敬作所也。論語稱居敬。孟子稱居仁。蓋敬愼之地。無不爲仁之地焉。作。爲也。論語曰。寛則得衆。康誥曰。裕乃以民寧。其作爲大矣。孫。猶遜也。論語曰。孫以出之。斯其能

接洽者歟。長丁丈反

釋曰。易繫辭傳云。井德之地也。地亦以所居言。非謂井居其所歟。引召誥者周書文。作爲釋言義也。

言談者仁之文也。

謹案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由是推之。儒者之言非仁之文乎。長丁丈反

釋曰。易乾文言之言仁也。統乎斯文者矣。經下文云。儒皆兼此而有之。皆或作者。誤也。

今衆人之命儒也妄。

謹案命名也。禮說從妄絕句焉。蓋妄名曰儒。

釋曰。相六年左傳云。以德命爲義。言名子也。則命者名也。

鄭讀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失其讀矣。於文未適也。或曰。儒行篇諸節。以儒有起。以有如此者結。惟末二節不同。其閒殆上下錯簡歟。非也。此變文以見義也。鄭注得其義矣。論語云。若聖與仁。又云。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故鄭釋上文云。仁。聖之次也。

儀禮

士昬禮

昬禮。下達。納采用鴈。

謹案朱子曰。大夫執鴈。士執雉。而士昬下達。納采用鴈。亦攝盛之意也。雖庶人不用匹。昬禮摯不用死。故越雉而用鴈。鄭氏曰。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程子曰。用鴈取

其不再偶也。匹讀爲鶩音木

釋曰。鄭釋下達者。失之。禮家議程子說者。亦失之。詳論語答問經上篇士冠禮言毋拜者。論語答問亦詳焉。

大射儀

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觶音置

鄭氏曰。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

謹案射禮。今雖不行。而射禮之意。則今宜行者哉。蓋射禮勝者飲不勝者。謂之射爵。猶罰爵也。以觶爲之。經上文曰。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鄭氏謂重恥尊也。而尊者自降而立飲。此公理行於一射間矣。今不必其射也。惟以射禮公理之意行之。卑不恥尊。而尊不枉正。由斯意也。雖

平天下。不亦可乎。

釋曰。記云。禮也者理也。故事不必同。而其理之意則同。

周官

地官司徒

四曰聯師儒。

謹案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賢謂德行也。道謂道藝也。此非分而繫焉。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明其合而繫焉。蓋師儒各以所長。聯教邦國之民。而民以一人合受師儒之教。則不蔽於偏矣。故民受聯教而學成者。亦各成賢能而爲風俗立本也。鄉大夫之職曰。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此其所以能安萬民也。由其受聯敎而無蔽於偏者之害事也。後世議分敎者察焉。大宰之大音泰

釋曰。周官言聯者數矣。大宰以八灋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皆欲其聯合而不分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鄭注云。聯猶合也。是矣。而云師儒鄉里敎以道藝者。鄭於此不言德行。何以明聯合之義邪。

春官宗伯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音因 昊何老反

謹案禋祀者。祭名。以禋祀而祀之。周語所謂精意以享也。

古尚書說元氣廣大則稱昊天其稱尚矣上帝者上天之神也其神分主於五行四時者皆統而稱之曰帝若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故司服之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蓋五帝者月令五人帝也冬裘而合祀也大司寇之職亦言禋祀五帝矣故此惟稱昊天上帝而別焉此不言后土地示者以天尊統地卑也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其詩未嘗言地也猶孝經以天經統地義也而大司樂之職天神與地示皆言則互見以相備也（示古祇字音其）

釋曰尚書說牧誓肆祀蓋祭名也洛誥毖禋亦祭名也此禋祀說同鄭注云禋之言煙蓋汎矣下文實柴槱燎皆煙

也。張子辯焉。鄭注云。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上帝。然禋祀豈惟冬至乎。鄭釋禮諸注。以昊天上帝及五帝依緯文而爲六帝名。則惑也。王肅難之。而以五帝爲五人帝。是也。月令則以五人帝分配五行四時。周官司服則冬合祀焉。詳尚書集注述疏君奭篇。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謹案此大司樂言冬至祭天者也。爾雅曰。非人爲之丘。地上因天高故也。圜丘象天道之圜。泰壇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蓋冬至一陽生。斯祭天之禮著焉。

釋曰。引爾雅者。釋丘文。孫炎云。地性自然也。爾雅釋天附祭名云。禘大祭也。謂宗廟焉。鄭釋圜丘者以爲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祭法曰。周人禘嚳。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非也。詳論語集注述疏禘灌章。禮記曲禮疏云。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爲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此孔疏依鄭用緯文。而申北辰說。爾周官賈疏說亦然也。王肅難鄭於先矣。今刪焉。

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謹案此大司樂言夏至祭地者也。澤中。因地下故也。方丘象地道之方。泰折也。祭法曰。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漢志引

禮記曰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蓋夏至一陰生斯祭地之禮著焉大猶泰也瘞於滯反

釋曰鄭釋方丘者亦以爲禘大祭也地示則主崐崘此鄭惑於緯文禮家辯焉史記云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夏日至祭地示蓋約周官此文也

秋官司寇

七曰爲邦朋

謹案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爲邦朋此察朋黨也管子曰朋黨蔽美揚惡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危矣故曰以朋黨爲友者聖王之禁也

釋曰。鄭注宜有申焉。引管子者立政九敗篇及法禁篇文。

井樹。

謹案此野廬氏所掌而比焉。易曰。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故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後世有發機致水。乃改而不食其井也。將目於胥井焉。苟奪其機也。其養而不窮者安在乎。君子則心惻也。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衞文公中興之政歌之矣。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街而莫之敢援也。今在中邦。何不思野廬氏之井樹邪。渫私列反胥烏九反援音爰

釋曰。引易者井彖傳及九三文。易說云。渫治井也。胥井見宣十二年左傳。廢井也。引詩者定之方中文。

大戴禮記

謹案大戴者德也。德從兄之子聖稱小戴焉。大戴

八十五篇。今未亡者惟三十九篇爾。

釋曰。今所存大戴禮記。其爲小戴禮記所有者。互有異同。蓋各采古記以傳也。故各於禮名家。今攷大戴禮有禮察篇。保傅篇。其及秦事者。蓋昭示乎禮家以經術通時務也。本孔子言周禮今用之也。而禮察篇言禮防者與小戴記經解篇同。保傅篇約三代之禮以爲文。其言太子入學者引學禮。言胎敎者引青史氏之記。言成王中立四聖於前後左右維之者引明堂之位。非小戴記明堂位篇也。此古禮多存乎其間。若夫公冠篇錄成王冠辭。其冠禮采古記

者於斯止矣。其後別附孝昭冠辭。則原不連禮古記焉。彼以爲雜而疵之也。奚不辨乎。周書列傳云。盧辯字景宣。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侍中者盧植也。與鄭康成同事馬融爲師。見後漢書列傳。盧辯注今在記文下。亦有未亡者。

王言

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

謹案霸者率諸侯以尊王也。故孔子述王言者亦及霸焉。大戴禮少閒篇孔子言殷紂者曰。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故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閒音閑

釋曰或疑此及霸者非孔子述王言之言。非也。成二年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注云。四王。禹湯文武。五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也。蓋霸之尊王若斯矣。荀子引中蘬之言云。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中蘬之言者尙書仲虺之誥也。其於王及霸之言也。孟子言春秋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謂史事也。而又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謂兵事也。以齊宣王問其事者。將興兵求大欲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罪其摟諸侯以伐諸侯也。然豈槪沒其功乎。孟子云。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

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此皆稱其功也。是可以霸王也。其道非王言篇所謂知天下良士者歟。周昌者周追王之文王也。方爲西伯時。率諸侯以事紂。其霸也。其尊王爲獨至也。荀子云。粹而王。駁而霸。蓋五霸則然。而豈周昌霸諸侯者然乎。稱周昌者。禮所謂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也。自紂言之。禮所謂君前臣名也。

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

謹案虞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可以知後世以衆爲選者之不能選也。

釋曰。引虞書者。皐陶謨賡歌之辭。大戴禮誥志篇云。舉良。良。舉善善。蓋良者。善也。舉良則良。謂舉善則善也。此惟明

者能之。

哀公問五儀

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知與智通

謹案易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蓋性發爲情之正矣。詩序曰。吟詠情性。遂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此情本於性之正焉。正則然而取之。斯不正則不然而舍之。皆所以條理之。而萬物皆由大道矣。易繫辭傳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明乎應變者宜變化也。凝。定也。凝魚陵反

釋曰。易師彖傳云。貞。正也。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詩桑柔毛傳云。疑定也。釋文。疑魚陟反。孔疏。疑音凝。此疑讀入聲也。然古義四聲通矣。易鼎象云。君子以正位凝命。凝定也。讀平聲。記文然不然。荀子無下然字。不古通否。其義一也。以其文言之。大戴則聲成文矣。

夏小正

二月。昆小蟲。

傳曰。昆者衆也。由䝿䝿也。䝿䝿也者動也。小蟲動也。䝿與紜通

謹案說文。昆同也。䝿物數紛䝿亂也。今所謂紛紜也。蓋昆乃相比而同。則衆矣。其衆者。由䝿䝿然而見之。其非動乎。小戴記郊特牲篇。祭蜡之祝辭曰。昆蟲毋作。謂衆蟲毋作災也。與此應時而衆動者不同。比毗志反

釋曰。昆與蚰通。此蟲之相比而同也。或曰。由古通猶。其以釋此文。非也。豈可謂衆猶動也而申說邪。特明其衆之由爾。傳下文云。抵猶推也。猶不作由。可明也。記文。鬼。別本作魂。又無複句魂魂也三字。今從舊本。孔氏廣森說從別本。失之。郊特牲鄭注云。昆蟲暑生寒死。而釋昆闕焉。王制鄭注云。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此其釋也。何其遺此傳歟。傳文古矣。今無以知何人作也。大戴傳焉。記上文云。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傳曰。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於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謂羔羊腹時也。今攷小戴記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今言助其母養者。牧人助母養羔也。母羊於羔斷其乳。是羔非其子也。其爲文有似於皋陶謨予弗子之文。而後養之者。以草木助養羔也。煮祭猶烹享。是時也。謂二月時。未及夏祭。故不足喜樂。詩小雅有腹我之文。今亦似焉。粥與鬻通。傳文羔非其子。當從宋本。或作蓋非其子。妄改也。孔氏說以爲羊有乳鹿者。蓋非其子而養之矣。然記文豈當曰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其曰而後者。於文未適也。今攷唐張說爲東都留守。奏羊乳麛表云。理有可嘉。事無前例。此豈可以釋夏小正乎。此豈羊乳常例而垂爲正則乎。韓文公詩董生行云。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此可登之唐月令乎。夫記

文所謂助者。以人事言也。其例。猶四月。執陟攻駒也。駒馬子也。周官云。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其周監於夏者歟。傳文。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其曰羊者。微讀焉。謂羔羊腹時也。其曰羔者。微讀焉。

十月。雉入于淮爲蜃。

傳曰。蜃者蒲盧也。

謹案禮說曰。古謂物變化之速者曰蒲盧。故蜃亦稱焉。其義然矣。蒲之爲言薄也。盧之爲言疏也。言薄近而疏通之。蓋變化之速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爾雅曰。蜾蠃蒲盧。言蜾蠃取螟蛉子而變化爲己子也。其義可推也。中庸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謂樹之變化尤

敏速者焉。蜾音果蠃力果反

釋曰。左傳書序蒲姑。史記作薄姑。其義通也。易說卦云。雷風相薄。謂相薄近也。書禹貢鄭注云。壚疏也。於文土從盧。言土性之疏也。釋名釋之曰盧然。說文云。疏通也。引詩者。小宛文。引爾雅者。釋蟲文。中庸鄭注釋蒲盧者。以蜾蠃言之。此蟲之變化也。豈樹乎。朱子從沈括說以為蒲葦。則樹也。然爾雅及夏小正此文。又何說以互明乎。夏小正七月傳云。葦未秀為蘆。其文與盧別也。吳語云。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韋注云。蒲深蒲也。蠃蚌蛤之屬是也。蠃讀若蜾。深蒲入水深者。孔氏廣森以言此蜃者失之。昭十三年左傳云。以蒲伏焉。即匍匐也。禮檀弓作扶服。其聲類也。

蓋蒲伏取其聲云爾。則蒲盧亦例同。

保傅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比如字

謹案荀子稱多見曰閑。多聞曰博。故記下文曰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亦分以責焉。傳去聲

釋曰。引荀子者脩身篇文。此閑博對文則異也。若散文則通矣。注家略焉。漢書賈誼傳賈子新書惟曰孝悌博聞。欲易明爾。輔翼漢書作衛翼。而於下文輔翼太子又不作衛翼。不如記文相應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

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

宰徹其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冠去聲

謹案太子之官。此當死義焉。孟子言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而已矣。此天子父也。況太子乎。此殺人罪也。況過乎。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故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死義也。彼其之其音記舍去聲渝以朱反

釋曰。引詩者。鄭風文。毛傳云。渝變也。鄭箋云。舍猶處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是也。

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夫音扶

謹案記下文曰。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由是推之。凡言時務者。可不由道術開之而從義理乎。夫音扶

釋曰。漢書云。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敎之力也。儀禮經傳通解於引書下云。此之謂也。其文皆不如記文矣。此時務也。漢書新書文同。此通結上文。非惟結書辭。注家乃云。時是也。此是務也。豈本意乎。漢書無注。顏氏以爲當時之務無注而明矣。且卽於書辭接焉。以經術爲時務。此賈生所以爲人才也。奚所疑邪。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

謹案周瞻當作唐雎。此字之形近而譌也。以戰國策攷之。安陵魏所封也。秦王政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詰之。唐雎曰。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秦王怒。唐雎乃稱布衣之

士若專諸若聶政若要離皆怒而能爲刺者以懼之。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由是言之。唐雎亦刺客爾。豈如篇中稱比干箕子周公蘧伯玉管仲樂毅之倫乎。而猶足以存亡獨立。況其不爲唐雎者哉。故此記及焉。雎七胥反要平聲樂音岳

釋曰。言唐雎者本魏策而約言之也。新書作周瞻。今新書非必賈子原書也。荀子云。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讎人役。謂楚襄王也。非以不得賢而致斯哉。保傅篇言弼承者。詳孝經集注述疏諫諍章。言蘧伯玉泄冶者。詳論語集注述疏君子哉章。危

行言孫章。言胎敎者詳論語答問禮說。或曰。史記魏世家云。齊楚攻魏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遣之。唐雎入見秦王曰。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尙何救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此魏安釐王十一年也。距安陵事四十餘年矣。唐雎猶在乎。此不足疑也。史遷於此亦采之魏策也。古之人若召公在周。子夏在魏者。皆大年而幹事焉。惟唐雎猶在而再使秦。大老先生事所由濟也。從讀若蹤。

曾子立事

復宜其類類宜其年。

謹案上文謂復行其言矣。今謂其復之得事宜者皆宜其類其類之得時宜者皆宜其年。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蓋君子立事之類隨其年而見者可推也。若內則年二十至七十皆行事類所宜也。

釋曰。阮氏元說。以孝子錫類年久遠可行者釋之。謂類即上文信言行之人。然則年亦自人而說焉。曾子何以於君子稱其年乎。且此異於詩稱君子萬年。亦異於成王冠辭稱遠於年。而惟曰宜其年。何以見年之久遠乎。記下文言外內合者。謂言行表裏如一也。阮說行內言外未洽也。記下文云。疾其過而不補也。又云。補則不改矣。王氏引之說

補讀爲遂。蓋遂古文𧗾。形近而譌也。當從之。

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謹案記稱羊舌肸者曰。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如其所恥者。斯朝有過夕改焉。國語曰。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如其不安者。斯夕有過朝改焉。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蓋善之則與之矣。肸許密反

釋曰。稱羊舌肸者。此記衞將軍文子篇也。引國語者。魯語文。引易者。繫辭傳文。記上文云。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

詳論語集注逃疏疾之已甚章。

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行去聲

謹案此孟子觀眸子而聽言之說所由也。左傳云。臾駢曰。

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魚府曰。右師視遠而言疾。有異志焉。此所謂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臾音俞駢步邊反使去聲見賢遍反

釋曰。引左傳者文十二年及成十五年文。記上文稱君子言不尤者。則曰。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日益云。謂君子所言者。若行道遠日加益云然。故又接之曰衆信弗主。亦於言相接焉。人言為信也。馬氏繹史引道遠日益。刪云字。失之。阮氏据荀子改云作矣。亦失之。蓋此不用云字。則上下文皆不貫也。荀子稱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此乃參錯曾子之言而自為文爾。豈引原文乎。樂記稱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其為文與此同。荀子不立。或曰。不自立言也。或曰。不立

乃不言之譌也。

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

謹案史記稱李克論相者曰。居視其所親。

釋曰。引史記者魏世家文。

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猶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

謹案由古通猶。惟下文用猶者四。則此當一例焉。傳錄者致異爾。是故君子者承上文行身戰戰者而言。論語云。無小大無敢慢。斯其所爲必不驕也。蓋爲小猶爲大也。孝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其言治則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惟不敢失。然後居家理而官仕之治

可移也。蓋居猶仕也。皆行身戰戰者有然。此行身雖備則未敢以爲備也。惟慮亡而勿慮存焉。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是故君子存而不忘亡。慮存者保其存而自念以爲備也。上文所以言殞身覆家大者傾社稷也。戰戰者於慮存則勿然。下文皆承此意而申言之。

釋曰。盧注云。恆謙虛不忘危也。此以易通之。其義是矣。其文則宜脩之。爾孔氏說以爲居家於仕國未備也。阮氏從王氏說以爲勿慮如漢書之亡慮。釋爲大凡皆失之。亡讀，若無。引易者繫辭傳文。記下文言承嗣者孔讀爲丞司。當從之。

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

謹案此孝經所謂行成於內也大學所以言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也而僞古文孝經者乃以此上文而竄之則稱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夫烏知禮無於閨門之內言臣妾之臣哉今禮內則及本命篇可攷也此曾子言內者非惟自閨門而言也

釋曰僞古文孝經閨門章司馬氏朱子采之矣其未察於此歟詳孝經答問

君子之於子也愛之而勿面也使之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強上聲

謹案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蓋不可以姑息也其愛之而勿面可明矣論語曰有事弟子服其勞蓋卑之事尊職分

當然也。其使之而勿貌可明矣。論語伯魚言孔子之庭訓曰。學詩乎。又曰學禮乎。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又曰。父子之閒不責善。蓋敎之以義方也。其導之以道而勿強可明矣。

釋曰。盧注釋勿面云。不形於面。釋勿貌云。不以貌勞徠之。是也。宜有申焉。姑息之愛。本禮檀弓曾子說也。敎之以義方隱三年左傳文。荀子大略篇有曾子此文者。無四也字。今大戴本則有以有爲不斃矣。今本或愛及使下。無二之字。與下文不一例。蓋其脫焉。記下篇曾子本孝云。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盧注釋或如字是也。阮氏以或通惑。非也。曾子制言篇惑闇之惑。不作或。今可推也。魯人有

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曾子之母。以三告乃投杼而走。戰國秦策史記甘茂傳劉向新序皆傳之。其事有無。今難辯矣。殆設言未可知也。然阮氏謂其言背道乎人之同姓名。非曾子可奪也。其惑非曾子致之也。無傷於孝也。記下篇曾子立孝云飲食移味。盧注云隨所欲也。其說明矣。小戴記文王世子篇云。命膳宰曰。未有原。鄭注云。原再也。勿有所再進。蓋此必隨所欲而移易其味焉。阮氏云。移之言羨也。以郊特牲鄭注言之也。其說不晦歟。

曾子事父母

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

謹案小戴記經解曰。由禮。書皋陶謨曰。自我五禮。爾雅釋

詁。由自義同。故此文則互明焉。與如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之與。曾子立事篇亦有論語此文。蓋偏與也。論語言禮之美者曰。小大由之。蓋不偏與其小之由也。

釋曰。夏小正傳釋獺獸祭魚者。則云其必與之獸。何也。孔氏說云。與之者許而謂之之詞。是矣。此猶公羊家說春秋與之也。而孔乃於此遂云與謂也。非洽也。阮氏從之。其未審歟。記下文夫弟者三字。孔謂當在飲食以齒之上。是也。

曾子制言

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強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行去聲

謹案。衡古橫字。讀曰天下無道。故其句例小戴記禮運有

焉。求謂求其罪也。

釋曰。盧讀曰故若。注云。且自如也。失其讀矣。記豈云故自若乎。記下文言與道者。謂起人稱道之士也。士耍譽則不貴焉。其曰未，篤故也。朋爲其莫之聞也。此記用倒文法也。

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爲夫人則否。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依。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爲人負爲夫人讀爲去聲夫音扶下則夫同賈音古野與墅通上與反依讀爲旅杖讀爲材

謹案。行則爲人負者。弟宜代勞也。盧氏謂分重合輕。班白不任。弟達於道路也。曲禮曰。請衽何趾。衽臥席也。今無席則寢於兄事者之趾下。弟宜卑屈也。盧氏謂裁自容也。夫人謂非兄事者。否不可也。言君子於宜盡弟道者。雖則代

勞卑屈。皆爲弟之禮宜然。若使之爲夫人非兄事者。君子則不可。盧氏謂夫人厶行無禮也。君子近市而無賈售。蓋不貨殖也。野與墅通。詩小雅所謂中田有廬也。今田有廬。而君子在田無廬寄別墅於其中。故曰無墅。盧氏謂田無廬也。蓋不學稼也。依當爲旅。孔氏廣森以古音而求之。負趾否韻也。賈野旅韻也。易曰。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此君子之行無據旅也。蓋不貪留也。杖當爲材。中庸曰。必因其材而篤焉。今言君子苟爲弟行禮無取惟市。惟田。惟旅之利若此。則夫其材可因以濟遠矣。上文所謂行之未篤者無變也。售音受 處上聲

釋曰。盧爲負說。本王制及祭義也。詩小宛云。螟蠃負之。又

云式穀似之。負與似相韻。今之婦女負子者。其柔聲連言曰負負。猶古音之遺也。凡言古音者。多於詩得之。裁與纔通。論語云。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其文法可參焉。否爲不可。昭二十年左傳說義也。賈售詩谷風說義也。詩瞻卬云。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易說卦所謂爲近利市三倍也。閔二年左傳稱衞戴公廬于曹。詩公劉毛傳云。廬寄也。今言無廬者。謂君子無廬寄焉。蓋廬寄別墅亦動辭也。與曰賈曰旅例同。貨殖學稼。論語說義也。言行禮及濟達者。皆承記上文而言。孟子說有達材之稱。阮氏說以君子之爲弟也貫此節而言。以夫人爲老人。以夫杖爲老杖。謂皆篆文形近之譌。如其說。是所使爲老人則止。其於記曰使之曰則

否。豈叶乎老者雖近市不賈賣。雖在田不野宿。雖行路不羇旅。其言安老似矣。其言則凡老杖者。病添文也。如記文曰。則老杖可因篤焉。是何言歟。諸經之文。多言老者杖者。今乃老杖云乎。荀子有監門御旅之文。或疑爲據旅。非也。御古通迓。所謂迎旅也。監讀平聲。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謹案周官祿以馭富。古者富則必貴。貧則必賤。蓋言貧富而貴賤該焉。苟謂無恥。苟且也。能無失譽乎。上文所以言有恥者。重其不苟也。曲禮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蓋不苟富者尤當不苟生也。苟生則辱矣。是辱其身以辱其

親也。辱可避則避之。中庸引詩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也。孝經所以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其不可避。論語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雖死而榮矣。孝經所以言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君子視死如歸。論語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也。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造七到反與平聲

釋曰。曲禮疏釋苟者。以苟且言之。列女傳楚平伯嬴曰。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此古語也。楚平王時且傳聞之矣。曾子酌焉。若如也。視死如歸。呂氏春秋士節篇有其文。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

謹案易之大過曰。君子以獨立不懼。蓋雖獨也而君子不懼焉。所謂大者過也。

釋曰。盧注云。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我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此所引周公之言。實非周公之言也。此大失也。論語稱孔子告弟子者曰。汎愛衆而親仁。今謂人而不仁。不足友也。是也。曾子本諸孔子者也。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此孔子爲自脩之君子言也。夫友卽親之謂矣。惟不如己者非不仁之謂也。論語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此孔子以顏淵厲二三子也。此自仁言之而有不如己者矣。得曰吾不仁其人乎。且君子

自脩。其於不如己者。戒之以無友。爲其未成德也。若夫君子成德。於是乎盛教矣。此師道也。與友道不同。其受教者不如己者也。於是乎盛教而不自盛矣。此謙德也。故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謂成德焉。周公皆成德而至聖人者也。可不稽乎。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此其言如告乎未成德者歟。人皆有我。汎言之。猶可也。惟與處則非必親。孟子稱伯夷與鄉人處。非親也。今不曰不與親而遽曰不與處。將拒之乎。其汎愛衆之謂何。論語稱子夏云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夫可不可非如不如之謂也。不可者不

仁也。不如者非不仁也。乃盧注所引者。其異文且曰。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是周公自我也。此非周公之言也。史記魯世家稱周公起以待士者。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其待士也。亦惟其賢而已矣。豈謂必賢於我乎。韓詩外傳之言周公也。曰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由是言之。亦惟其賢而已矣。豈謂必賢於我乎。如曰必賢於我。當是時。孰有賢於周公者哉。則周公孰與處哉。阮氏不察。乃用汪氏中說。謂此曾子引周公言。誤入盧注中。遂於記文吾弗親也下。登故周公曰三十七字之文。何其惑乎。阮氏於此引論語諸文。皆宜辯也。今詳論語集注述疏及論語答問。記上文云。

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曾子言君子進退皆可也。阮說亦失之。記下文云。舜唯仁得之也。孔氏從永樂大典本。不作唯以。是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唯禮可以已之。其爲文略同。

國有道則鴥若入焉。國無道則鴥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宥。恭者不入。愼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逝則殆於罪。鴥注 [illegible]

謂察鴥疾飛貌。盧氏說以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若如也。形容之辭。行仁而宜之則爲義。去就出入之宜。義也。用舍刑賞之宜。亦義也。此與上文仁義並言者不同而同。世義猶詩大雅稱世德也。言世世德義也。夫有世義者哉。問

辭也。曰仁者殆云云。答辭也。此文法自爲問答也。盧氏曰。殆危也。仁者危之。恭者又不受也。邇近。達去也。是也。不見使不見用也。言君子如鳥疾飛然。其於國由宜入宜出之義。若剛夫有世義者哉。斯告曰。世不義多端。弗守義而去。則危於罪也。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釋曰。詩秦風序云。晨風刺康公也。釋文云。鴥說文作鴪。毛傳云。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是也。反是以思。則去之疾出可知矣。詩沔水云。鴥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云。言無所定止也。爾雅釋鳥云。鷹隼醜。蓋醜類也。記文鴥或譌作突。阮氏從之。非也。易離象云。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荀言突

若。猶奚如也。何取乎王氏引之讀哉爲裁。謂義者裁與仁者殆對文也。裁與災通。宋本有曰字。永樂大典删之。戴氏震校本從之。孔氏本同。阮氏謂曰字衍。是皆不然矣。如諸本。夫有世三字。豈不碎乎。仁與義可合可分。小戴記之表記詳焉。孟子云。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也。此文法自爲問答之例也。與讀平聲。說文云。入。內也。內與納通。猶受也。不入。猶不受也。此與䡇若人焉之入義不同。記上文云。不通患而出危邑。通不作避。當從宋本。阮說以曾子避越寇言之。是也。記上文云。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遏寇盜則吾不與。慮。相讀去聲。大典與慮上有不字。當從之。保傅篇云。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魯宣公以邑與莒僕。失司

寇之法。是鬻遲寇盜矣。見左傳文十八年。

曾子疾病

鷹隼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蹶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蹶音闕 餌忍止反

謹案蹶猶闕也。誘而利之曰餌。若鳥若魚貪餌而亡。天下之餌人者巧矣。君子愼何如也。曾子瀕死而以此告其二子元與申者。欲其不惑於餌也。

釋曰。蹶荀子法行篇作堀。蓋掘而闕焉。荀子云。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史記蔡澤傳云。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淮南子云。釣魚者務在芳其餌。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說文增或作曾。猶禮運橧巢也。

卒下或有其字者。非原文。漢書王符傳云。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蓋用曾子此文。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苾毗必反貸讀爲膱質力反鮑薄巧反

謹案苾猶芬也。詩小雅曰。苾苾芬芬。蘭芷皆香草。屈子楚辭每以爲君子美人比也。王氏引之曰。貸乃膱字之譌。膱液敗臭也。周官說。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賈子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蓋以其蒕之不潔也。故以比小人焉。曾子瀕死而以此告其二子者。欲其不忽於化也。楅音逼乾音干

釋曰。詩周頌云。有飶其香。釋文。飶文作苾。則其芬香然也。

攷工記釋文引呂忱云。䐈膏敗也。膱與䐈通。楅室者木逼土爲室也。俎所以祭也。周官籩人。言朝事之籩者。其實有鮑。先鄭注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此異乎後鄭以祭事言也。今攷司尊彝職言祭事者。曰朝踐。曰朝獻。而皆不曰朝事。故先鄭與賈誼說同。卽與曾子說同。

朝讀若招。

曾子天員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鳳非梧不棲。麟非藪不止。此皆陰陽之際也。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

謹案禮說。蒼龍位東。玄武位北。龜象玄武也。易說。巽爲風。

位東南。離爲火。位南。離爲龜。周官說。龜卜。揚火灼之。作其兆。皆陰陽之際會也。詩大雅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爾雅釋山云。山東曰朝陽。詩國風云。麟之趾。蓋趾者。止也。詩說。麟游必擇地。不履生蟲。不踐生草。故止于藪而宜。爾雅說。藪厚也。蓋得地陰之厚而能養也。故釋地列十藪焉。亦皆陰陽之際會也。禮運曰。四靈以爲畜。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畜則役之矣。朝如字

釋曰。大典本有鳳麟二句。蓋與下文茲四者相應也。此他本脫之無疑矣。阮氏不從。謂於陰陽之義無涉。豈其然乎。盧注以龍爲陰。與易乾爲龍者違矣。阮氏從之。非也。書禹貢云。嶧陽孤桐。謂嶧山東嶠早日者也。此梧桐特生焉。周

官大宰云。藪牧養蕃鳥獸。言藪之能養也。禮運云。鳳皇麒麟。皆在郊藪。此統言之爾。郊外多高岡也。記上文言天員者。詳尚書集注述疏堯典篇。

武王踐阼

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忘讀爲怠 監去聲

謹案此王位南面之席也。安坐而樂。惟必敬焉。此爲諸銘之首而先言敬者。猶堯典先言欽也。敬則坐而起行者無行可悔矣。忘當作怠。猶古毛詩四聲通韻也。坐必正席。如一反一側而不正。是怠也。鴻範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今

雖反側闕。亦不可以。自怠。求至乎丹書所謂敬勝怠者也。

蓋所監戒者今不遠。即視爾所代席位焉。詩大雅曰。天位

殷適。使不挾四方。周書多方曰。有邦間之。間代也。適與嫡通挾子燮反間去聲

釋曰。席銘。六句成章。銘言所代者。代席位也。明此席為王

位南面焉。禮稱坐席曰席。臥席曰衽。此豈謂寢席而輾轉

反側乎。眞氏德秀說宜辯焉。忘或作志。蓋以忘為失韻。故

於韻求之。惟反側雖志之。何濟乎。詩大明毛傳云。紂居天

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鄭箋云。天使政令不行於四方。

是也。間代。釋詁文。盧注以世代汎言之。則失席銘之文矣。

記上文言為子孫常者。常與行。古音相韻。作恆者非也。上

文云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強或作吉亡或作滅蓋異文也學記疏詳之矣荀子議兵篇與異文略同惟強之為文尤貫焉故曰凡事不強則枉相承而言也上文云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此讀史而其大略可知也此或作異文者譌也

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听口戕口（听許後反　戕在良反）

謹案几在坐席上盧氏曰几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為戒也其說明矣皇大也書無逸曰則皇自敬德蓋莫[illegible]於敬故重言皇皇而大之敬口者謹言也書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孝經所謂口無擇言也口生敬者言出而人起敬也孝經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也听恥也口生

呴者書說命所謂惟口起羞也。盧氏曰。言爲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愼乎。口戕口者盧氏謂口能害口。是也。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是自戕害也。此几銘辭用韻疏佈反如密者。以敬口之文倒之而連。故雖無韻之句。亦如毛詩句中有韻而成聲也。

釋曰。上二句從王氏應麟集解本。孔氏本云。皇皇惟敬。口生呴。此脫文云爾。盧注釋几者据周官司几筵職而知也。稱榮辱之主者本易繫辭傳也。生敬者榮。生呴者辱。以盧注推之。知集解本猶盧本之舊也。其義備。其文美。孔氏謂恐後人所加。非也。書甫刑今呂刑也。此從禮表記所引文。說文云。詬恥也。呴與詬通。尚書說。戕害也。詩正月云。好言

自口。莠言自口。蓋民之訛言所生不同矣。況君之出令乎。

青梓材武王敎告之言也。其言曰無胥戕胥相也。彼謂自人毋相戕矣。此謂自口毋相戕也。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謹案楹柱也。左傳言叔孫惡季孫者云。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明此諸侯之相。古且喻以室之柱也。況天子之相乎。盧氏曰。夫爲室者愼其楹。君天下者難其相也。善矣。胡何也。殘壞也。毋不察將來。而曰此楹何殘。其禍將有殘然者。毋不知大謀。而曰此楹何害。其禍將有害大者。毋不憂長日。而曰此楹何傷。其禍將有傷長者。從古王室之

傾其相皆非如詩所謂有覺其楹者也。惡烏路反 相去聲

釋曰楹柱說文義也論語八佾篇皇疏云其柱盈盈而立也引左傳者昭元年文或疑盧氏指楹爲相者不稽此傳爾戰國策亦稱官爲柱國焉詩鄘風有胡然之文詩說胡何也凡木之殘破者謂之壞木眞氏云殘害也則記文不複乎詩斯干毛傳云有覺言高大也鄭箋云覺直也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 憍與驕通

謹案觴酒豆肉此以養老而言也自由也王制曰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此其杖不言而可知也鄉飲酒義曰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以杖之

等爲豆之等。蓋食由杖也。憍古通驕。養老必敬。不可驕也。
今以孟子推之。伯夷太公避紂居海之濱。聞文王作。皆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夫有所歸。則有所逃矣。
武王敢不戒歟。
釋曰。盧注云無求醉飽。自杖而已。其釋杖豈叶乎。故無以
釋逃矣。注家皆因之非也。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
猶犯齒。今酌焉。樂記喬志。釋文喬音驕。本或作驕。今銘言
憍者驕志也。其義皆通也。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
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
弗能爲謀也。懃音勤杖讀爲材擾古音撓女巧反爲去聲謀古音媒

謹案此武王因所居戶而念天下扁表有名之戶。又以墐戶寓先事戒也。說文扁从戶冊。說云署也。蓋署其戶也。續漢書志曰。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此本乎武王表商容之閭也。天下貴有名之戶焉。其名不可多得。是難得也。其名本非求知。是易失也。懃與勤通。詩之賚曰。文王旣勤止。斯武王稱焉。及謂恩及。如復及其戶。勿事徭役也。漢書曰。復其身及戶。杖當爲材。古以材通裁。今言裁制其恩及之宜也。蓋懃則能羇志有名之戶。無懃則弗志。而乃曰我得其名知之乎。懃則能復及有名之戶。無懃則弗及。而乃曰我量其及裁之乎。擾撓也。論語公山弗擾。左傳作不狃。是擾與撓諧聲

而義生矣。說文云。撓擾也。今轉注焉。今時人亦有撓阻之言。此銘則撓阻篳戶使不搖搖也。泥謂墐戶也。幽風毛傳曰。墐塗也。庶人篳戶。蓋以荊竹爲門。因其通風。故泥之也。篳戶雖在庶人。惟以此戶銘推之。則武王所居戶。蓋猶有存幽風墐戶之舊者。故其銘如斯也。謀古讀若媒。武王未風而先謀其戶。周公未雨而綢繆其戶。斯寓戒意同。蓋王居之戶。通於天下之戶。而爲首戶焉。武王戶銘。其義大哉。

扁補典反，傜音遙。墐音覲，篳音畢。

釋曰。盧注說以名爲中庸言武王不失名之名。其釋杖如字。以爲杖立。皆汎言之。此何以爲戶銘乎。朱子云。杖別本作枝。孔氏謂以韻讀之。當從枝。蓋枝支也。亦汎言之。或曰。

如世所稱支撐門戶者歟。然於上文言志者文不貫也。且銘如毛詩文。經緯之以雙聲疊韻。其用韻者不以同音淆之。詩序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如枝之與知之則同音矣。豈得如詩芣苢篇采之有之諸文例乎。或曰。杖讀如字。檀弓稱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遙於門。既歌而入。當戶而坐。由是言之。其常日豈不於戶杖之乎。武王踐阼年六十餘矣。然於戶杖之奚取乎。言商容者據史記周本紀也。引漢書者高帝紀文。喪大記鄭注云。裁猶制也。字或爲材。古通用焉。大戴禮少閒篇云。君如財之。財猶材也。書呂刑云。何度非及。彼刑及而度之。此恩及而裁之。其事不同而理同。度徒洛反。盧氏文弨云。擾乃㹾字之譌。服虔注揚雄賦云。

釁古之善塗塈者王校此篇云一本無阻字則當作釁以泥之然武王爲銘乃如漢賦之言宮室也邪釁乃高反未雨綢繆詩鴟鴞說義也戶銘辭得失韻也志知材泥全謀皆古韻通也銘辭或有不用韻者此猶詩周頌亦或不用韻也其聲必成文雖無韻如有韻然記上文杖銘言嗜慾者孔氏欲倒其文以與上下文爲韻非也詩大雅云匪棘其欲釋文本欲作慾禮器引文欲作猶此古音也記下文弓銘言自過者屈申之過也故雜記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眞氏大學衍義云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義易知者蓋眞氏摘席鑑盤楹杖牖劒矛之銘也由今攷之如得其釋可無摘焉集解本引太公陰謀及金匱諸銘託於武王

爲之也。其不及此記文遠矣。此記文可補書亡者也。

衛將軍文子

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

謹案就如就有道而正焉之就。三就者猶孟子於舜言天下之士多就之者也。易曰。革言三就。蓋三者數之參天而取數多也。

釋曰。盧注云。三就謂大成。次成。小成也。此於下文不相承矣。盧於下文注云。先就夫子。其言就是也。僞家語云。蓋三千就焉。夫三千云者。史家言之可矣。子貢對問時。就者曰至。可遽定爲三千乎。故七十有餘人者亦文子以所聞爲辭。而子貢對問則不以七十之數言也。周官巾車注。以三

就爲三匝。或以言此文。強矣。記上文云。道者孝悌。者如字。孔注以者通諸。非也。其下不自有諸之爲文邪。記下文辯知猶偏知。曲禮文可推矣。衛將軍文子篇。諸賢之行狀也。論語集注述疏多引之而酌其注焉。其言顏淵者詳問爲邦章。其言冉雍者詳仲弓問仁章。其言仲由冉求公西赤者詳孟武伯問子路章。其言曾參者詳召門弟子章。其言顓孫師者詳子張問仁章。其言卜商者詳門人問交章。其言澹臺滅明者詳武城得人章。其言南宮縚者詳三復白圭章。其言高柴者詳柴也愚章。其言隨武子者詳陳力就列章。其言桐提伯華者詳子張問達章。其言蘧伯玉者詳樊遲從遊章。其言晏平仲者詳善與人交章。其言老萊子

者詳子張學干祿章。其言介山子推者詳謀道不謀食章。

若此節言施教者詳與於詩章。合而觀之。若苟完矣。

是顏淵之行也。

謹案顏淵稱氏稱字。而稱同名者出之孔子言中。則備矣。特於顏淵稱字者。以見子貢對問時於孔門諸賢皆名字備稱也。今省文爾。

釋曰。記下文云。此顓孫師之行也。今本或但作顓孫。失之。盧注云。顓孫師陳人也。据此注文。則記文豈獨稱氏乎。記下文羊舌大夫稱氏稱官。如惟曰羊舌可乎。孔子於羊舌肸諸賢。皆稱其著稱者。如論語例然。柳下惠以謚著稱。故稱展禽稱柳下季不如斯著也。介山子推左傳稱介之推。

子者以美稱配字。之者以語助配稱。猶孟子反亦稱孟之反也。

孝思維則。

謹案孝思維則。當作昭哉嗣服。爾雅曰。嗣繼也。服事也。又釋顯昭義同。孔子所以申其義爲世顯也。服。古音逼。此因詩前章通韻而致誤焉。

釋曰。盧注云。孝思維則此文在前章。兼以說之。故連言之也。非也。安有說經而淆者乎。故盧於世顯無以爲說矣。注家皆因之。或且以爲斷章取義也。何其失邪。夫斷章者豈顛之倒之邪。僞家語襲此記文。其誤亦同。蓋王肅所見本已然矣。詳論語說。維或作惟。引爾雅者釋詁文。

孔子曰。有士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謹案此承上文而言孔子之教也。其曰然後者。明其恃衆力刑威然後乃輕匹夫而妄怒也。詩大雅蕩篇。有士君子。怒以自亡。是有初無終也。言以告之者。謂孔子以此教冉雍而告之也。論語曰。雍也可使南面。夫南面者。非有士君子歟。賈誼過秦論云。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此於孔子所告者何如也。隳許規反

釋曰。論語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告冉雍仲弓之言也。豈敢謂有衆使也乎。又豈敢謂有刑用也乎。此必無輕匹夫而妄怒也。或曰。有士君子。若怒匹夫之所怒。

則足以亡身非也。湯爲讎餉匹夫而復讎。豈不怒匹夫之所怒乎。賈誼論見史記陳涉世家。或曰。冉雍仲弓爲季氏宰者。無臣也。記上文云。使其臣如藉。何也。此言臣者服役通稱也。周官云。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注云。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此臣以民職言也。揚雄方言云。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蓋臧文從臣。亦可明也。

夫子知末以文也。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共同恭恂讀爲駿何上聲傅讀爲敷夫音扶

謹案論語記孔子告仲由子路者。則稱文之以禮樂。蓋知子路末以文也。曰者孔子教子路之辭。詩商頌長發篇。詩

上文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此所受小大則承國而言。共古通恭。左傳曰。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故詩下文曰。允也天子。蓋小大國敬共之辭。恂蒙荀子作駿蒙。恂與駿通。大也。蒙覆也。言湯受小國大國之敬共而能爲下國大覆也。此文德也。何任也。傳毛詩作敷。徧也。奏進也。言湯能任天之寵命。徧進其勇。此武功也。蓋文德在武功中。夫強乎武哉。明不徒勇也。今則文不勝其勇質明末以文也。覆浮去聲

釋曰。此記文從孔氏校本。詩說共猶恭也。引左傳者昭九年文。或曰。此記上下文言恭者數矣。皆不作共。何也。此引古從詩原文故也。非自歧也。恂蒙毛詩作駿厖。蓋毛詩受

之荀子焉厖莫邦反與蒙通。鄶詩狐裘蒙戎。左傳作尨茸也。毛訓大厚。非蒙本義矣。今訓大覆。周書所謂不冒也。蓋與詩上文為下國綴旒者例同。駿大。釋詁文。蒙覆。詩鄘風毛傳義也。盧注云。恂信也。言下國信蒙其福。由今攷之。恂信。釋詁文。此盧所見爾雅本也。惟不添其福之文。則為信蒙者何邪。盧引詩駿龐。與偽家語同。詩長發疏釋何者以荷任。釋之。敷徧。詩賚鄭箋義也。說文云。奏進也。記下文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難也。偽家語襲此文。於禮儀三百下則竄之云。可勉能也。校禮者不察。遂以所竄者添記文。盧氏因而注之。誤矣。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經禮自全體言。統之為禮儀也。曲禮自偏端言。分之為

威儀也。故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皆難也。奚有謂勉能三百者反不難乎。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備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肄。欲給則豫。當如是備也得之矣。肄以智反

謹案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此所以爲先成其慮也。大學遂曰。慮而后能得。蓋得乎大學所謂事有終始者矣。此所以爲及事而用之也。以是之故。則不忘其事矣。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忘者。在子游則不忘矣。肄從尸子引文据古本焉。肄習也。左傳曰。肄業及之。給相足也。史記曰。禹爲人敏給克勤。蓋知能在乎學問。學問知能之善在乎肄習。其善之給足在乎

豫備。所謂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也。中庸曰。凡事豫則立。今以論語推之。言偃子游論子夏之門人小子。以爲其本無先傳也。雖未別其爲小子。然子游先事而豫之心亦可見矣。若夫學道之敎。昔聞而不忘。其先爲武城中君子小人慮者。皆豫期其善。以給公事牛刀之用。故曰。當如是偃也得之矣。

釋曰。不忘別本作不妄。今從舊本。倪氏思云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顧氏炎武云。書無逸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疊文也。禮祭義云。見閒以俠甒。鄭氏曰。見閒當爲覸。亦一字而分誤也。今引孟子

者非必從倪說焉從朱子本亦可也唐魏徵羣書治要宋太平御覽引尸子處道篇云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肆其序與記文不同而皆通也彼以知能序焉記以學問序焉彼序以豫而肆焉記序以肆而豫焉肆今記文作訊或作詳皆形近而譌也訊與問複詳於知善得之於能善未悉也又今記文善大典作行於能得之於知遺矣當如是從別本不倒三字句也引左傳者文四年文杜注云肄習也說文云給相足也引史記者夏本紀文大戴禮五帝德篇稱禹者云敏給克濟此史遷所本也尚書大傳云多聞而齊給釋詁云齊遫疾也猶敏也記上文言卜商者云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

乎如斷。其言斷斷者相應也。斷丁亂反。皆讀去聲。或曰。如斷者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讀斷上聲。多管反。與以斷讀不同。今自本文言之。謂惟金乃如子夏之斷。非謂子夏如金之斷。前讀長矣。記下文盧注云。一云。皆也。

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

謹案天道生生不窮者也。皆仁也。此上下互文也。論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蓋近而取其譬比者以恕行焉。今隨時而譬比及物矣。明乎彼此皆欲生生也。曾子大孝篇稱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釋曰。開蟄猶啟蟄也。其異文非以漢避諱而然也。夏小正

云。正月。啟蟄。小戴記月令云。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其文皆不諱也。易繫辭傳云。生生之謂易。言天道也。程子云。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蓋仁者性情若斯也。言非孝者。小戴記祭義篇略同。曾子制言篇云。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夫殺物不當時。其勢將殘而殺人。故禍及其親。彼不信者。豈不謂言之過歟。君子觀於亂世之賊民若斯也。有不同曾子信之矣乎。故體仁者與乎釋氏戒殺之爲。而其人則藹藹然也。思及當皆讀去聲。

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

謹案此羊舌肸叔向也。其先人有以氏著稱者。人皆不名

之。而惟稱曰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肸。亦爲大夫。今晉平公以肸問於祁傒者。則以其先人羊舌大夫之稱而稱之。貴其世爲賢良也。肸欣入聲

釋曰。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爲尉。杜注云。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左傳遂紀其言太子申生者。則云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蓋其以氏著稱。人皆不名之也。故晉語云。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亦惟稱氏焉。傒與奚通。晉語云。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此在悼公時矣。成十八年左傳所謂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也。韋注云。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蓋韋亦如杜。無以注職

父之名也。禮說云。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相與攘羊而饋之。羊舌子不受。其妻懼又不容於三室之邑。受而埋之。及事發。都吏至。發而視之。明己不食。則羊舌尚存。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此蓋据列女傳及左傳疏引譜說而約言之。列女傳謂羊舌子之妻叔向之母也。乃傳聞之失爾。襄三年左傳云。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杜注云。午。祁奚子。赤。職之子伯華。偏。屬也。釋文。比。毗志

反。襄十六年左傳云。春葬晉悼公。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傳。祁奚爲公族大夫。杜注云。肸叔向也。祁奚去中軍尉爲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孔疏云。傳太傅也。由是言之。晉平公以肸問於祁徯者。必在肸未爲太傅之先。徯猶退老時也。故每言肸位而無及傳焉。此平公以徯能舉善而問之也。徯之言肸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言位進德亦進也。則明此羊舌大夫爲稱肸矣。稱之以其先人之著稱也。如問其先人羊舌大夫。豈不知所止乎。盧注傳本於此多誤。注家存疑。今酌焉。記下文言其闇知之者。孔說云。闇猶奄也。言盡知之。或曰。言汝久居其所。雖閉門時事亦知之也。其言侯大夫者。孔說云。侯字誤。蓋侯大夫也。當從之。晉官有

元候候奄。據左傳國語而知矣。以記文攷之。曰其端也者。言其在位之見端也。其功未著矣。曰其功也者。言其在位之有功也。其志未盡矣。曰其志也者。言其在位之懷志也。故曰未知所止。此平公所由以肸爲太傅也。舊說失之。昭二年左傳云。叔向曰。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則其悉善而謙從可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吳公子札適晉。說叔向。謂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昭十四年左傳云。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則其信而好直從可知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昭十五年左傳云。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則其溫良而好禮。

從可知也。昭十三年左傳云。叔向曰。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昭五年左傳云。楚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則其博聞而時出。從可知也。或曰。晉語云。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謂悼公召之也。今祁奚言每位所爲者。何以不及其傅太子乎。蓋太子彪者。平公也。此公固知之矣。故不及焉。記上文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論語稱之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君子知清者之量焉。僖九年左傳紀晉惠公者。以

其將爭國也。公孫枝對秦伯之問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若晉惠公者。烏知讓國者其心豁然乎。

蓋趙文子之行也。

謹案趙文子者名武。其謚曰文。子美稱也。趙氏。小戴記檀弓曰。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蓋可以參此記所稱者矣。古者冠禮。父命之。兄禮之。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國語曰。趙文子冠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

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君子於以知趙文子之行所由成也。勝平聲。吶音訥。屬音燭。冠去聲。摯與贄通。蔑七結反。

釋曰。檀弓鄭注云。中身也。何背說。蔑無也。記上文言數往者。數猶效也。往如易象多識前言往行之往。孔說云。文子觀乎九原。亦數往也。

蓋隨武子之行也。

謹案隨食邑也。武謚也。子以配稱。蓋士會也。其曰隨季。配字稱焉。又稱范武子。范亦食邑也。檀弓言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遂論死者誰與歸也。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國語敘文

子所言者。則曰。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左傳敘文子對楚子木問武子者。則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敘楚王聞文子所言者。則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今讀記文者參焉。援爾元反

釋曰。記上文云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此從舊本。其事君下有也之爲文。斯起勢分焉。不忘或作不亡。誤矣。忘如論語言惑者忘其身之忘。蓋不忘其身者。守死善道之義也。其義通乎孝經矣。禮運有愛其死之文。與此記文同而義不同。彼言愛其死之善道也。故曰。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此言愛其死之苟免也。故曰。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各以其上下文求之。斯各當矣。檀弓鄭注云。

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是也。禮說云。說文。肸。蠁布也。蠁知聲蟲也。省文作蚼。故又作向。其實蠁譌譽爾。國語敘此者作叔向。禮疏引韓詩外傳同。國語韋注釋納諫不忘其師云。言聞之於師。釋言身不失其友云。身有善行。稱友之道。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云。阿隨也。言不隨君。必欲進賢退不肖。而釋援闕焉。友之道與導同。其釋上二句得之。下二句失之。乃不與此記言進退者符矣。儒行云。舉賢援能。蓋舉必援之。互文也。說文云。援引也。如以進賢釋之。何以謂不援而進乎。今据魯語韋注云。援所攀援以爲助也。當以釋晉語此文。蓋與此記言介山子推不援者同。中庸言君子者曰。在下位不援上。此不援而進也。

故記曰君陳則進虞書言舜戒禹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不阿而退也故記曰不陳則行而退其退必曰行而退者明非退朝已也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禮說云文七年左傳云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及歸遂不見士伯者先蔑也晉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將立爲君也旣而背之立靈公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此其在秦之由也其始終不見士伯者避蔿謀之嫌也所謂謀其身不遺其友者此亦一端也記下文言淵泉者若中庸所謂淵泉也朱子云淵泉靜深而有本也言難誕者難猶堯典而難任人之難蓋阻也今謂詰難而阻不行也誕大也今謂誕妄者大言欺人也多聞大智故能詰難其誕妄焉釋詁阻難義同

誕大釋詁文。難讀去聲。任讀平聲。孔說云。難誕不可欺也。讀難如字。然難豈不可乎。如曰難欺。非猶有可欺乎。言內辭者。猶堯典所稱納言也。內古通納。不內辭則默矣。足以沒世。終身自樂也。下文云。其言足以興。當從史記集解引文中庸云。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視此記文少家字爾。其義皆同。國可該家也。說苑云。孔子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蓋謂其知國家有道無道而定之也。羣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云。孔子曰。自娛於櫽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悒悒。蓋蘧伯玉之行也。韓詩外傳與尸子同。惟善上無以字。史記索隱引大戴禮者。自不直人而上。與尸子同。其下則云。汲汲于仁。以善存

亡。盧注本作以善存亡汲汲。今當從盧注本。蓋記原文也。

悒悒者汲汲之譌。以聲近故也。尸子引文或作邑邑。古人

口相傳授者多。故雖譌而仍在句末。夫伯玉自史魚尸諫

後。進爲大夫。而非終以善廢也。奚爲統稱其以善廢而不

悒悒乎。以論語求之。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固稱其仕矣。伯玉之使對孔子之

問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非所謂以善存亡汲汲乎。

僞家語於此則云。汲汲於仁。以善自終。校禮者不得此記

原文之義。又不知家語之僞也。故以家語竄之。而又不盡

從之。故仍留記原文曰以善存亡。奚不思以善非存則亡。

故汲汲爾。今旣汲汲於仁。則以善存。非以善亡也。可弗辯

歟。檃栝者正邪曲之器也。讀若隱括。

約貨亡怨。亡與無通

謹案約窮也。呂刑言治獄者之疵者曰惟貨。故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蓋辜功者罪事也。罪事之府。怨府也。柳下惠爲士師。不獄貨。則窮於貨焉。而民亡有怨矣。或曰以孟子言之。阨窮而不憫。約貨也。遺佚而不怨。亡怨也。辜音孤

釋曰。記上文云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當從史記索隱引文。此亡怨亦從之。釋詁云。允信也。圖謀也。記下文言易行者。平易行事而不行險也。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儌幸。記文觀於四方句當無也字。孔說云觀於四方。謂從亡時也。是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紀介之推言身將隱

者。則稱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其不盡其樂。從可知也。而誣者辯焉。莊子云。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蓋莊周寓盜跖言而誣之爾。此記若亡。將何以辯誣哉。其懸書宮門。以文公爲龍。以五臣爲蛇。而子推乃一蛇獨怨者。則史記晉世家言之矣。

五帝德

謹案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

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弟與第通閒去聲軼音逸

釋曰。太史公官名。司馬遷自稱其官。所以明其爲史職也。史記張注云。馴訓也。蓋以雅訓釋之。今攷古義訓與順通。此言不正順也。詩序云。雅者正也。薦紳內則所謂搢紳也。禮說。章明也。弟古第字。但也。顧儒者不傳。但失考爾。張注以爲史遷且不須考。非也。書缺謂尚書多亡者。軼謂散軼也。

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女音汝辨與徧通意古抑字又意如字

謹案辨古通徧與下文辨聞同漢石經論語意與抑通今記文亦然或曰意如字謂己意固猶魯仲連曰固也之固孔子詰宰予何以爲問善誘多術也子對言上世傳說隱微學者須畢業之徧如聞略而忽略之意非君子學問之道也則以爲問固有斯矣故孔子遂告之

釋曰記文略字戴氏校本删之蓋誤從意字絶句焉五帝德篇盧注闕孔說云固陋也夫既云陋矣孔子當有言此爲陋與不陋者以明之然後乃如所問者以告之今豈若斯乎引固也者見戰國趙策孟子云教亦多術矣此論語所以稱善誘也

極畋土石金玉畋音田

謹案畮治田也黃帝畫埜治田地上其地之上下皆土者畮之其地之下有石金玉者亦畮之故曰極畮明黃帝時民農而不貪未有礦禁焉廾古礦字周官廾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埜同野礦古猛反

釋曰說文云畮平田也蓋平者治也書多方云畮爾田漢書地理志云黃帝畫埜分州埜古野字周官鄭注云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是也蓋所謂藩界也極畮史記作水波徐廣曰波一作沃此史記自有譌文未可反据以疑此禮文也或曰史文以汞代極遂譌爲水爾禮上文云厤離日月星辰此續漢志所以言黃帝

造厤元也。今据易彖傳云。離麗也。日月麗乎天。詩小雅云。月離于畢。夫畢者星也。辰爲星之次。是日月星辰。皆厤離也。史記以厤離爲旁羅。乃以訓詁代之。如帝紀中以訓詁代尚書文也。其所代非尚書原文矣。夫禮文厤離。惟言日月星辰而止。豈可及水波土石金玉乎。史文旁羅。則下及之似矣。其實又史文之謬也。禮下文云。節用水火材物。史文亦同。是至此乃言水也。史文豈先及水波而自淆乎。索隱乃以海不揚波言之乎。如曰旁羅水沃。則於文未適也。以是知史文之謬也。或曰。禮文敀疑作攻。蓋攻者治也。非也。曲禮言土工。金工。石工矣。而不言玉工。攷工記言攻金之工矣。詩小雅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矣。則攻石可知也。

而皆不言攻土。如曰詩靈臺土工也。亦木工也。石工也。其詩曰。庶民攻之。然黃帝時安見於此極攻乎。禮上文云。乘龍扆雲。孔說云周官曰。馬八尺以上爲龍。黃帝以雲紀官。故亦扆雲也。周制。天子斧扆上文云。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孔說云。若黃帝內經素問也。難讀去聲。上文云。時播百穀草木。化淳鳥獸昆蟲。孔氏本草作屮。從古文也。史遷言五帝德及帝繫姓者。則云。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孔意所由也。然今禮文可盡從古文乎。此猶尙書今文以隸古爲宜也。化淳猶易言萬物化醇也。別本化淳上衍故教二字。非文法也。禮下文云。勞勤心力耳目。或無勤字。斯脫之爾。今從史記。

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辨音偏

謹案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易傳曰。蠱者事也。蠱則飭也。蓋五帝之史。其記事有待飭而未遽爲制度者。故曰五帝用記。論語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小戴記仲尼燕居曰。制度在禮。蓋三王之禮。禹承堯舜而開湯武。其制度有當行而非徒爲記事者。故曰三王用度。孔子謂宰予爲躁者。善誘多術也。宰予知不宿問。故孔子終告之。

釋曰。別本記或作說。非也。此與本文古昔之說統五帝三

王者不叶焉。引易傳者序卦及雜卦文。

日月所照。莫不砥厲。砥音旨

謹案儒行云。砥厲廉隅。[illegible]頊時人皆自治也。

釋曰。厲或作礪。如史記索隱所据大戴禮本者。後人加石旁爾。史記作砥屬。蓋屬乃厲之異文也。

其動也時。其服也士。

謹案爾雅曰。服事也。士謂民之秀者。此言帝嚳之事。其動事也必以天道之時。故上文曰順天之義以時順之也。其從事也必以民秀之士。故上文曰知民之隱以士知之也。

釋曰。引爾雅者釋詁文。士爲民秀本國語之齊語也。於士言服事者。猶詩大雅以服事稱膚敏之士也。史記索隱云。

服士服言其廉也。孔說脩之云。尙質儉也。非也。此記言帝嚳黃黼黻衣。豈士服乎。禮上文云。其德嶷嶷。當從史記。別本作侯侯。非也。此文殘而妄爲形近之文也。詩吉日有侯侯之稱。言獸也。今儗於不倫矣。禮下文云。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又云。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此與諸帝互文也。所以省文也。說讀若悅。禮下文云。依于倪皇。依者。親之也。詩頌曰。有依其士。倪皇。二女名也。禮下文云使禹傅土。此索隱所見本也。史記同。尙書作敷土。古字通也。禮下文云。西。鮮支。渠搜。氐。羌。或脫西字。非也。尙書大傳云。西方者。鮮方也。然禮文豈當省西之爲文乎。禮下文云。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當從史記。或作稱以上士。譌也。稱

讀去聲。禮下文云。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賓服。互文相備也。輿不作車。經文當一例焉。

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上說如字下說音悅

謹案此孔子以宰我有言語才。戒其以所聞而說以取喜說於人民也。今聞此五帝德之大者。如惟稱說則人民必喜說而來至矣。是其人之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予也非其人也。宰予對言予雖不足。誠非其人也。謹奉敎命矣。

釋曰。孔氏以非其人爲不足以說五帝德也。是自予也而言。則孔子何以說之若是乎。且與下文孔子言因是改之者豈相應乎。言聽說者据論語義也。

帝繫

昆吾者衞氏也。

謹案衞國也。今通稱之曰衞氏也。以古之用國爲氏者而通稱焉。史記夏本紀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有夏后氏。有杞氏。繒氏。今攷春秋書之。杞繒皆國也。此記帝繫上文曰。西陵氏。曰蜀山氏。皆國也。故此文自衞氏而下稱氏者六。皆自其國通稱焉。

釋曰。帝繫此文。自衞氏而下。韓氏彭氏鄭氏邾氏楚氏稱氏者六。皆國也。史記索隱引世本。氏皆作是。不知此爲通稱。蓋通乎古有用國爲氏之例也。今言禮者不察。乃執世本而釋氏爲語辭。非也。帝繫曰。黃帝居軒轅之丘。娶於西

陵氏。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此當以嫘祖氏絕句焉。今而曰。氏是也。讀曰。氏產青陽及昌意。何以安乎。帝繫曰。是爲黃帝。曰是爲昆吾。若此諸文。言氏者數矣。何其皆不以氏通也。帝繫曰。帝堯娶於散宜氏。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於帝堯。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豈不從氏絕句而讀之乎。夫氏者所以號也。不一例也。易傳曰。黃帝堯舜氏。左傳曰。陶唐氏。禮曰。有虞氏。左傳稱少西之名曰少西氏。孟子稱景丑之名曰景丑氏。甚而物號亦氏也。此記勸學篇。曰蘭氏之根。懷氏之苞。今於世本何執焉。繪春秋公穀同。左氏作鄫。嫘力追反。匽於寫反。或曰。釋鳥云。鶠鳳。其雌皇。堯二女曰俔皇。其有取於斯歟。御覽

引尸子云妻之以媓媵之以娥列女傳云長曰娥皇次曰女英世本作女瑩漢書表作女罃由是推之呂氏春秋勿躬篇以尙儀爲常娥蓋儀古音娥也娥皇猶儀皇儀皇猶倪皇皆聲近而異文爾如五帝德篇稱倪皇者尸子爲近之其先媓後娥則互倒失之也虞書云鳳皇來儀在盤降二女後矣倪皇者儀皇也同稱曰女匽氏皆鳳德也或以女匽氏及二女釋檀弓說之三妃失之矣孟子稱二女與堯典同此足徵也

勸學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矣

謹案此君子一言斯貫乎篇終者也蓋其篇終之義學如

珠玉之光。天子貴之。而澤及窮民也。學如源泉之水。君子覩之。而德兼諸美也。其篇首則曰學不可以已矣。先總挈焉。

釋曰。勸學篇古君子其皆貧之者乎。其在諸子異文。皆古本徵也。宜采之爲善本焉。曰。青取之藍而青於藍。荀子作出之藍。或取之下有於字者。非也。以句中相礙也。曰雖有槁暴不復挺者。當從荀子。其辭乃不蹷矣。暴步卜反。于越與春秋於越同。曰。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如古通而。猶曰而已曰參焉。倒文也。不察者妄改之爾。蒙鳩從荀子。以其言尤雅也。曰。蘭氏之根。懷氏之苞。周官注云。槐之言懷也。故稱槐曰懷氏。爾雅釋木云。櫰槐。或讀懷爲櫰。今讀如字。

古義然也。以物稱氏。假借之辭。老子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王褒賦云。幸得謚爲洞簫兮。其名字及謚者。皆假借也。曰聖心循焉。當從荀子。其勢由上文生也。夫螾之夫。荀子文脫。非原文也。曰無緜緜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荀子文。緜緜作緡緡。蓋音義同。曰心如結兮。當從荀子。如或作若。蓋義同而文之成聲不同。曰玉居山而草木潤。當從荀子。或無草之爲文。非洽也。荀子勸學篇與此記多同。

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邪。水潦集焉。莞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

泉也。洿音烏邪音耶荒與荇通湖官反

謹案野猶鄙也。人不學則野。野則無人文威儀之飾焉。易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故賁之彖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夫文明者非學何以能然。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洿邪下地也。蓋勸學以成賁飾。若學禮有威儀矣。其後言珠玉之寶者。喻飾之遠而有光也。言源泉之水者。喻學之近而逾明也

釋曰。凡言野人者。謂其鄙人也。則野猶鄙也。引詩者。敬之文。史記云。汙邪滿車。言下地田也。汙與洿通。孔氏云。雖有學焉。不飾則野。非也。夫子路野哉。以其未文之以禮樂也。學不足也。論語所以必告之以好學也。如孔說。豈勸學之

義乎。野哉說苑作鯉。以爲孔子告伯魚也。或以改此記文。非也。夫安知孔子非述古歟。記文。自君子不可以不學至誰知其非源泉也。尙書大傳有其文。亦無專自鯉而言也。曰。水潦集焉。集不作濁。當從大傳。喜其潔也。記下文。自珠者陰之陽也至矜寡孤獨不得焉。管子侈靡篇有其文。得上多與字。與猶預也。記下文言觀水者。荀子坐宥篇略同。倨讀若据。直也。句讀若鉤。曲也。曰。淖約微達。當從荀子。或從別本。失之。曰。受惡不讓。似包蒙。當從說苑。曰。以注量必平。當從四庫校本。曰。其萬折也必東。似志。當從荀子。篇終二節。注家以爲旁及而汎言之。非也。

子張問入官

教不能勿揩。揩音晉

謹案說文。揩插也。教不能者獨指一端則易明勿他插也。

插楚洽反 易以智反

釋曰。盧注疑揩爲晉之誤。非也。易傳云。晉進也。夫教不能者欲其漸進於能。豈勿進乎。禮內則云。揩笏。釋文云。揩插也。從說文也。今人恆言凡別入他端者皆曰插。蓋古語之遺也。以言此記文可矣。記下文云。失言勿踦。盧注云。踦邪也。出言既失。勿爲邪途以成之。是也。成二年公羊傳云。相與踦閭而語。釋者謂其人相語。一在門外。一在門內也。蓋踦在可出入閒也。則踦言可推矣。記下文云。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校者疑數字誤。非也。蓋忿怒而數遫。是不可忍

也。能無訟獄乎。詩行露云。何以速我獄。釋詁。速數義同。數色角反。記下文言歷者。詳尚書集注述疏梓材篇。記下文云。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又云。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服當爲僕。上下文相應也。君子南面臨官。統諸侯大夫而言。故曰羣臣僕。禮運說可攷也。前文邇臣便辟者。乃涉後文邇臣便辟。而誤衍便辟之文爾。此僞家語誤同。記當曰。邇臣者羣臣僕之倫也。若表記緇衣。惟言邇臣也。孔氏廣森云。便辟左右給使令者也。此未察其爲衍文而爲之說爾。孟子云。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漢書佞幸傳贊云。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漢書据論語友便辟之損也。蓋以辟通嬖也。便讀平聲。如

以便辟使令者次邇臣以爲羣臣僕之倫。豈曲禮所謂儗人必於其倫乎。詩采菽云。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詩說云。便便。辯治也。彼言便。豈言辟乎。如謂辟婢亦反。論語友便辟。其讀當然。則以此損友而次邇臣。亦豈其倫乎。然則其爲衍文之誤無疑也。論語言子張務曰。師也辟。今告之曰。邇臣便辟不正廉。蓋示戒焉。記下文云。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是故佚於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此以君子一句結本節之文也。便當爲使。蓋所使者左右在其中。又可自左右而推之也。其連文云。欲名則謹於左右。此誤以注文登爲記文爾。蓋盧注不察便爲譌文。遂釋之曰。便所便習。又以左右申之。以欲

名釋欲譽其後注本文殘校者遂再誤焉不然既曰邇臣便辟豈可惟曰謹其所便乎此記文言譽者數矣何獨於此複言名乎

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如神

謹案爾雅曰四達謂之衢民之離道謂民離散之路也佚與逸通書多方言桀紂圖厥政者曰有夏誕厥逸又曰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皆佚政也尊嚴而絕者下情不上通也卑賤如神者下民不可欺也盧氏說以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蓋上則絕而下則神此從來世變皆無如何也

釋曰。引爾雅者釋宮文。僞家語以離道爲叛道。非也。夫民去佚政。何謂叛道乎。記上文云。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此惟一句讀焉。句中若上者若務高則微讀可矣。其爲文與尙書之曲達者略同。僞家語不得其讀而改之。非也。

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莅與涖通

謹案詩說。莅臨也。盧氏曰。性爲仁義禮智。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也。情者樂記所謂性之欲也。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性發爲情也。於是知其性則達諸情矣。盧氏曰。生謂性也。習謂節也。其說通

於書矣。書召誥曰。節性。蓋性之欲爲情。斯宜節性焉。以生
有習者。以性生故有教習而調節之也。民特從命者。民得
性生之教習特必從命也。
釋曰。盧注得之矣。宜有脩焉。盧注云。性爲仁義禮智之等。
情爲喜怒愛惡之屬。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由今攷之。
董子對策云。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此盧說所由
也。孟子云。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蓋性者生之理也。
非生之質也。根於心而生。四德皆信也。孔子易傳云。君子
行此四德者。亦該信於其中矣。盧注於此言等者。非以文
未及信乎。而其理固可該也。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

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然則董子說雖亦以制節言之。而其說猶未悉歟。孔氏云。以己也。民生而有性。已生之後復有習俗。因其習而治之。則民易從。孔說釋記言以者強矣。彼曰因其習而治之。其意則記本文所無也。論語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則習有可因者。有不可因者。能概言乎。僞家語於此竄之云。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也。其言習者。自君子而言。豈記文之本義乎。記文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此惟一句讀焉。句中至民之性則微讀可矣。記下文云。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

之生。其善也。言雖大罪至死而赦之。亦以其善也。周官小司寇所謂議賢議能也。

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

謹案論語。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此所謂外內相應者也。夫居之爲存諸心。內也。行之爲發於事。外也。中心無倦。是存此忠而不息也。忠以取信。是行其忠而皆盡也。安可外內不相應乎。論語稱子張問達者。孔子詰而言之。乃告之曰。是聞也。非達也。故此記言入官者。以安身取譽爲言。其卽所謂達也。夫達也者。外內無不相應也。

釋曰。孝經言揚名者。譽也。外內相應。以實取之。則譽至矣。

中庸稱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非以實取之歟。論語。告子張問政者。約此記文之要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不詳顓孫師子張之官。衞將軍文子篇言顓孫師之行也。蓋稱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由是言之。子張問入官。豈空言哉。此記曰。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此記所謂身安譽至也。子張豈不能如孔子所告者哉。記下篇盛德盧注。言九室法。隨文者。詳尙書集注述疏鴻範篇。

千乘

以中情出。小曰問。大曰講。問去聲。講讀爲構。居候反。又如字。

謹案以中情出者。以國中情實漏出於外也。閒諜也。講讀爲構。孔氏曰。戰國策交構之字皆爲講。是也。或曰講。如字。貪欲而講中情於外也。左傳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君子引逸詩言之曰。講事不令。周官士師邦諜注曰。爲異國反閒。蓋閒其小者也。邦汋注曰。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蓋講其大者也。故司寇所屬士師治之。而孔子於哀公告之。後世外交而貳者。閒焉。講焉。而國無執法也。斯國事危矣。諜達協反

釋曰。僖二年左傳云。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漏軍情也。多魚地名。引講事者。襄五年左傳文。傳言其貪也。杜注釋講爲謀。或謂當以此記文之講釋之。其在後世。亦一義也。

詩周頌酌篇。左傳作汋。其義通也。外交而貳。禮郊特牲說
可推也。記上文云。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
不愆。使知。謂使其知若斯也。若後文言咸知也。或讀知去
聲。非也。上文云。凡民戴名以能食力。此一句讀也。凡民則
微讀焉。戴名者。若魯語稱匠師慶也。月令云。物勒工名。以
考其誠。蓋戴名也。故此記文遂曰以時成。以事立。三字句
也。上文云。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或以無命作典令。非也。上
文云。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令從。孔氏讀是也。若順也。上
文言蜚征者。蜚古飛字。釋言云。征。行也。易本命篇云。或飛
或行。馬融廣成頌用蜚征之文。上文云。庶虞草木。或無木
字。譌也。上文云。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此呂刑鴟義之類

也。所謂非義之義也。詩國風說。婦人謂其夫曰君子。此誘有夫之婦爲義妻也。詳尙書集注述疏。阮氏以詩吉士誘之言其義。則與上下文不一例矣。記文何以統之曰凡民之不刑。蓋言其不法也。

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

謹案記上文曰。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禮說曰。殷衆也。殷書掌書衆民之版者也。故爲衆名屬籍焉。周官。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蓋殷書亦其類也。魯哀公時。民屬散則名不升矣。後世以稅地統役丁。而戶口之籍無稽。於是言民數者

乃据一時存錄之文。輒稱之曰四萬萬。是烏知古者兆民無虛籍。視之如家屬然哉。比眦志反

釋曰。釋此記文者。其義皆公言也。今述之以通時務焉。

四代

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華音花知與智通

謹案華者實之發。實者華之本。聖之集大成者。異乎一偏之聖。此由其知之大而發也。知者知而弗去。是謂貞固足以榦事。此仁之本所由立也。

釋曰。知古通智。今讀記文。乃知孟子言聖言智者實自此而開之矣。故本孟子說以釋此記文也。言貞固者用易文言也。記上文。可哉不作何哉。其曰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

聞也。洪氏頤煊云。管子曰。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蓋其義亦同。記上文云。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孔氏云。伯夷虞史也。眇。小也。言此六法六府爲堯舜之小政。是也。周書祭公篇云。追學于文武之蔑。蓋蔑小也。其爲文略同。或以後篇虞戴德言三常者而改二帝。非也。方言四代。乃稱二帝。故必晝而明之曰。昔夏商之未興也。如稱三常。安用某代未興云乎。且本篇豈不言三德乎。何爲於此遽言三常乎。洪氏引管子之三常。汪氏照引陰符之三常。視彼據後篇言之者。尤非也。其曰。辨歷大道。以時地性。此大道當爲天道。傳者之譌也。其言地宜及高山大川者。喻其人也。所謂表儀也。所謂衆有美焉者也。洪氏云。言

名都大邑。必有賢聖處焉。是以爲喻其地也。豈叶乎上文云。曰。由德徑徑。此五字當在何以哉之下。曰上脫子字。因致誤爾。汪氏照本當從之。徑如算術之徑。謂直達也。

子曰。伯夷曰。建國建政。脩國脩政。

謹案學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呂氏春秋云。武王克殷。進殷之遺老。問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之。蓋建國建政者若斯也。孟子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其言仁政者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蓋脩國脩政者若斯也。易以智反　耨奴豆反

釋曰。荀子榮辱篇云。請問爲國。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

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故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此荀子有爲而矯異之言爾。豈未聞虞史伯夷所言者歟。荀子下文云。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之所言。非脩國脩政而何邪。景古影字。記上文云。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蓋稽考也。召誥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酒誥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呂刑曰。惟貌有稽。斯人道備焉。省悉井反。上文云。君藏玉惟慎。用之惟慎。敬而勿愛。民亦如之。今攷下惟或作雖。譌也。愼者敬也。言雖愼可乎。言雖愼而敬可乎。愛謂私愛也。五等執玉。弗以私愛而加其等。用民而官人者亦如之也。故云。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竝

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蓋貳謂不專壹五官五等之官如孟子說也差等也招讀如賈誼論招八州之招猶翹也謂小而翹高於大也無者戒其無然非以稽不能也記遂云此謂楣機楣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今攷爾雅釋宮曰楣謂之梁蓋楣次棟者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呂氏春秋注曰機門内之位也機與畿通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今謂迎賓入門内之位也釋詁曰薦進也徵者書所稱舜徵庸之徵也言此官人有差之道君必用之此謂楣機蓋自楣及機賓入有所薦進前後不蒙蔽焉言從其薦進也昔者舜初徵時薦此官人有差之道於堯堯親用此道則官人不亂而上下

有差。此孔子欲感哀公用今所薦之言也。注家諸說皆未洽也。差楚宜反。上文言民徵者如文王官人篇六徵之徵也。

虞戴德

黃帝慕脩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敎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

謹案此記文黃帝當徵讀焉。言黃帝者舜慕其道而脩之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脩之從可知也。堯老舜攝故此記言舜而堯可該焉。蓋黃帝之道在丹書之敬矣。敬則明矣。孝經統上古而稱先王者曰。則天之明。呂刑稱虞帝敎民之功者曰。德明

帷明。今總言其明之法天化民者而稱其慕脩之曰明。此

首提其要也。施敎于民而言開者。易所謂開物也。大學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天下民明德之化上本乎天

也。物之化於其天性者無不遂化而興。則曰物必起。由是

之故。有虞氏之民皆命而弗改以戴德也。

釋曰。引易者皆繫辭傳文。丹書詳武王踐阼篇。物必起讀

三字句焉。其上句也字爲拖下之辭。斯其氣盛則長短皆

宜。汪氏照本以其短而移前文開字益之。以爲開物未察

於古文法也。易繫辭傳云。開而當名辯物。又何說乎。樂記

云述者之謂明。今言脩明非帷述明也。記下文云。此上知

所以行斧鉞也。此字下或有以字。衍文也。言到行者到古

倒字。孔氏引說文釋之。當矣。今詳孝經集注述疏後答問。

下文云。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此互文也。

不忠。不順。不孝。必刃。下文言示咸者。示等威也。言率名者。

若禹貢某州某物。大率皆名之也。陳六律呂。周官所謂六

律六同也。其心志端。汪氏照本當從之。

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明古音亡。比如字。慶古音羌。

謹案釋詁曰。明。成也。事非明不成也。易言乾之統天者曰。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故天事曰明。釋詁曰。昌。當也。謂承當

也。易言坤之地道代有終者曰。承天而時行。故地事曰昌。

比者。象而則之也。兩者。天地也。易言占事之筮者曰。分而

爲二以象兩。孝經言民之行者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詩傳曰。慶善也。易言事之由來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人事曰比兩以。慶此申言上文三常之事也。記文用韻焉。

釋曰。引時成者易彖傳文。引承天者易文言文。下引積善者同。莊子云。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彼亦言乎地之昌也。引象兩者易繫辭傳文。慶善。詩皇矣毛傳義也。孔氏洪氏讀比毗志反。豈叶乎。後篇誥志云。天曰作明。日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日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日與惟民是嬉。汪氏照本於虞戴德此文益之云。人事曰樂。比兩以慶。非也。樂古音五教反。非相韻也。記下文云此帷官民之上德也。上與尚通。民人也。言天下國家之平治。此唯貢士

官人之尙德也。臯陶謨曰。在知人。在安民。遂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曰亦言其人有德。此文王官人篇所以稱變官民能也。

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更平聲惛與昏通）

謹案三代。夏殷周也。更謂變革。小戴記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故哀公意變革所更者爲道。而孔子否之。猷謀也。詩小雅曰。天保定爾。遂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所謂德

保也。惛猶昏也。左傳曰。桀有昏德。牧誓則稱紂昏棄焉。召誥言夏傳子者曰。天迪從子保。言殷格正夏者曰。天迪格保。而皆曰。今時既墜厥命。所謂保惛乎前也。大誥曰。與我小邦周。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所謂以小繼大也。示古通視。孔子言聖人之道。不在更制典物。而在謀德保。其保既惛乎前代。明今當謀德保也。殷克夏。周克殷。以小邦繼大邦。其更制前代典物者。欲變民觀示從前者爾。蓋其德保之道不在斯也。長丁丈反

釋曰。孔氏疑桀紂字誤爲保。保。洪氏以廣雅通之曰。葆葆茂也。皆非其本義也。猷謀。釋詁文。引左傳者見宣三年。大戴禮少閒篇言桀紂者皆曰德昏。蓋無以爲保也。引召誥

者詳向書集注述疏。觀示用釋言義也。記下文言老彭者

詳論語集注述疏述而章。五帝德篇云。舉舜彭祖而任之。此在堯時矣。或謂彭祖卽大年之老彭也。此不足徵也。記下文言祔者孔氏謂盛服也。祔讀若附。其曰。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大夫士庶人皆然。獨舉庶人者。欲不迫切爾。庶人且戒之。況大夫士乎。言稽者地事莫重於稽事也。舉稽則天事之福人事之長。皆可見矣。故終舉焉。洪氏本改之。非也。

誥志

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幼與黝通

謹案說文。史記事者也。虞書堯典。煥乎其有文章。孰爲之

史哉。今据此記而猶可知者。其虞史伯夷乎。五帝德篇言舜時者曰。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即虞書所稱咨伯作秩宗者也。其史職在主禮之先歟。此猶龍在舜時作納言。而在堯時則龍與夔同典樂矣。五帝德篇言堯時者曰。龍夔教舞。

釋曰。洪氏於四代篇說云。伯夷虞史典禮者。此於文末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有祝史之稱。易巽象亦稱史巫矣。豈不淆於典三禮言祭者邪。夫伯夷之稱伯也。以國語參詩傳。蓋在外諸侯爲四嶽之伯也。今入而在內。爲史焉。爲秩宗焉。何其才之兼人也。記文自釋明與幽而終其說曰。此謂虞廿月。皆伯夷說也。其釋明與幽者。詳尚書集注述疏

堯典篇。汁。與協通。孔氏謂卽虞書之協月。是也。記上文稱周太史者。孔氏說以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斯不如闕焉。以周官固別有大史之官也。太。與大通。

主祭於天。曰天子。

謹案白虎通云。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非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蓋天子之稱。由是始矣。故孟子辯堯舜時間。每以天子爲稱。此非以殷周之稱追而通稱之也。此記諸志篇稱天子者非及堯舜乎。夫由禹以來。王之稱至春秋時而僭矣。於是乎春秋特書曰天王。迨戰國時而王之稱濫矣。於是乎秦以皇帝稱。其在後世而皇帝之稱濫矣。其不敢濫者。天

子之稱也。記曰。主祭於天。曰天子。大矣哉。豈不以天其子之。而後能主之哉。

釋曰。易繫辭傳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遂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天子治天下者也。互詳孝經集注述疏天子章。記下文云。雒出服。河出圖。孔氏說云。服馬也。詩曰。兩服上襄。今攷易繫辭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雒與洛通。孔以爲不必河恆出馬。故以雒出馬言之。非也。易豈妄言乎。釋詁云。服事也。鴻範九疇。本雒書爲大法。皆人事法天事也。故曰雒出服。莊子云。九雒之事。其言有由也。莊子天運篇可攷焉。洪氏云。服讀爲負。失之矣。微論所讀非古音之近也。卽謂神龜負文以出。而其爲言惟曰

出負。可乎。記下文云。胤使來往。地賓畢極。賓與濱通。洛誥稱周公曰。予乃胤保大相東土。釋詁云。胤繼也。繼大保奭而往也。則胤使可推也。洪氏云。胤嗣也。古者虞書敎胄。亦有如漢蠻夷遣子入侍之禮。非也。釋詁。胤嗣義同。堯典云。胤子朱。然以言此記文。不亦誣乎。何以其事無徵文乎。相讀去聲。

文王官人

謹案詩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其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作育人材而能官之也。周書立政篇。則周公以文王官人法而陳於成王矣。其法。由皋陶謨九德官人之要道而推之也。故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何其明

哉。若文王官人篇則又以立政之義案諸人事。纚而翹之。以分陳其略也。周書官人篇序曰。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謂周史作官人篇也。此與尚書序稱某事作某篇者例同。非謂周公作也。昔者文王以六徵告太師尙父。若此記文王官人篇是也。其後周公爲太師。以成王訪之。述文王言六徵者而陳之。若周書官人篇是也。故周書題曰官人。而不曰文王。記曰。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皆悉數焉。而周書乃舉要而惟言六徵。然則大戴禮此篇實采之禮古記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者。而非采之周書也。昭然矣。後儒不見禮古記。而見周書。遂謂自周書采之。豈其實乎。故彼此篇同而異文頗多。則以

傳之者異爾學者愼擇焉可也記曰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論語爲政篇述之矣記曰以其見占其隱曾子立事篇述之矣且立事於人言觀者十有一皆與官人篇略同當互參之矣周書曰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此試之以術焉爾乃與莊周寓孔子言爲九徵觀人者略同豈文王而出此乎記曰醉之以觀其不失也縱之以觀其常則與周書文不悉同而義勝矣記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周書曰臨之貨色而不過則周書勝於記焉夫若此類者君子皆因其人適然而觀之非自以之試其人而觀之可不辯歟古書口傳者多每損益其辭能無失其義歟曾子曰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

常也。以是例之。其庶幾乎。父音甫以其見讀見賢遍反從音縱

釋曰。三宅三俊詳尙書集注述疏及論語集注述疏視其所以章言太師者据保傅篇及尙書君奭序也言凡徵者据莊子列禦寇篇也周書今不曰逸周書者則尙書說逸文詳之矣。纚而翹之。小戴記儒行文。

乞言勞醉而面於敬愛。勞去聲

謹案內則言養老者曰。三王有乞言蓋旣養老而求其教言也。王制言成歲事者曰。休老勞農孔氏穎達曰卽十月祭蜡時飲酒勞農也。周官酒正言饗耆老者曰共其酒無酌數。鄭氏曰。要以醉爲度。蓋於勞農時而養老是勞醉也。周官籥章注可攷焉。今言其隱於忠孝者則當國中養老

人衆之日。而面爲孝子敬愛其親也。是僞飾以得其名也。

共與供通

釋曰。小戴記月令有勞酒之文。今勞醉例同。盧注云。醉言悴也。孔氏廣森說云。乞求也。求人言其勞悴以爲孝名也。皆非也。夫篇中於觀誠言醉之者。如字言之。今何爲同在篇中而以醉通悴乎。孔氏於下文說云。忠孝猶誠孝也。是也。明其隱於忠孝者僞也。如求人言其勞悴。則所求之人知其僞矣。何以得其名乎。記上文言掩之以利者。孔氏說以儒行曰。淹之以樂好。是也。上文云。其貌直而不侮。周書作不止。當從之。蓋止。容止也。孝經曰。容止可觀。今質直者有不然也。蓋與詩相鼠譏人而無止者不同。舊說釋止爲

留。非所以說貌也。記作不侮。則不必有質者而然也。殆傳禮者不達止之爲文。而改之爾。上文云。飾其見物謂著見之事也。見賢遍反。上文言勢氣者。周書作假氣。此可兼從也。今人亦有謂其人一時氣勢者。其意亦與勢氣同。上文云。愚怒者也。周書云。愚依人也。蓋依人之文殘合而譌爲怒也。當曰愚依人者也。校者或改之。豈叶乎四代篇云。依勿與謀。今謂愚而依人者之偏執也。孔氏說釋自愼爲自順。是也。古字義通。上文云。妒誣者也。有始字者失之。上文云。民有五性。喜怒欲懼憂也。此五者性發爲情。故從其本而亦稱之曰性。今之人稱喜怒爲稟性。蓋亦然也。上文云。懼色薄然以下。蓋薄迫也。晉語注義也。上文云。雖欲故之。

中色不聽也。周書。故作改非也。失其爲文之善矣。欲故之

而不聽。其故。此其文固相應也。中色者中所發色也。上文

云。推前惡忠。府知物焉。首成功少。其所不足。慮誠不及。佯

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順而不讓。錯

辭而不遂。莫知其情。如此者隱於知理者也。惡烏路反。錯

七故反。知理。讀知若智。蓋物猶事也。府聚也。居刑曰。推府

辜功。其爲文同。言推求前事。惡人之忠。盡其事。惟聚所知

前事焉。以首居其成功。故周書約其文曰。前總唱功。言於

前事總聚其首唱之功也。其事有所不足者。則輕少之以

自掩其慮。實不及。佯詐爲不言其事。彼內心之知實不足。

外色則示人以有餘。明其所以惡人之忠盡其事也。故知

謂其宿所知也錯與措通措辭置辭也動人動其人不知此者令驚聳也人爲所動者必美其多知彼乃自順其美而不讓或措辭而不遂終其辭令人莫知其情實其隱託於知理者有如此由今攷之舊注宜循之而叶矣記文府知物焉首成功此七字句也易傳云繫辭焉而明吉凶孟子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其例也昭十二年左傳有不爲怨府之言釋者謂怨之聚也今反之則爲功府矣校者不知而輒議改之非也上文云有道而自順用之此豈見其隱於文藝乎周書有作假用作因其義當矣其言敬再者周書作亟稱當從之夫敬則何隱乎

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

生焉。曰。忠孝者也。

謹案孝事其親而言忠愛者。明乎中心之孝而非面爲之也。曾子本孝篇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內則曰。以其飲食忠養之。所謂中心爲忠也。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由是而推矣。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今曰敬以安。斯其本忠而爲孝也。於是乎實至名歸。則人以名其孝矣。論語稱人之言曰。孝哉閔子騫。蓋人以名也。非孝子要名也。故。如孟子言兄弟無故之故。今曰故不生焉。孝子居家理也。曾子立孝篇曰。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懽猶歡也。與平聲養去聲要平聲

釋曰。此無盧注孔氏疑安爲要戴氏校本名字倒在故下。

皆非也。以失其讀而失其義也。歡周書作驩。蓋義同。周書又於此異文者譌也。荀子云。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汝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胼蒲眠反。胝章尼反。皮堅厚也。與平聲。繆謂不衣。詩說聊願也。蓋言其辭色之不敬如此。可參此記文矣。記上文言隱於

交友者當以記與周書相正焉其文曰比周以相譽彼此文同其文曰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己從周書文其文曰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從記文其文曰懼不盡見於衆而貌克從周書文其文曰如此者隱於交友者也從記文比毗志反徵如青徵庸之徵知賢者可徵庸而爲左右臣故己雖與賢者不同而亦交矣以交則己因取重焉見謂著見爲衆知名也克能也貌能之爾斯所謂面交也記文權忠實懼不二字篆文之殘以誤也既誤乃益其上句而本義迷矣上文云莊而安人此仁之由敬而成也曲禮言毋不敬者曰安民哉論語曰脩己以敬遂曰脩己以安人此論語稱仁能守之者所以必

莊以涖之也。周書言有仁心者。其文其義皆不如此。記所傳遠矣。其必後人竄之歟。周書云。曰有守者也。曰有經者也。記文當從之。下文云。迷隱遠而不相舍。盡至友在憂難中有然矣。迷者失道也。易坤彖傳曰。先迷失道。論語曰。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此迷而失道在後也。隱謂憂痛也。詩國風曰。如有隱憂。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子路曰。奚居隱也。此隱而憂痛絕糧也。雖迷雖隱。以從之在遠而亦不相舍也。非至友何能乎。記此文與周書同。校者不得其說而議改之。非也。下文言位志者。謂以勢位爲志焉。得位則就而來。失位則叛而去。舊說失之。下文言望譽者。望如字。盧注以爲字誤。非也。

易无妄史記作无望蓋期望則妄矣。盧注云。征行也。盧從釋言義也。下文言質不斷者。謂質正之而不決也。大論周書作大倫。蓋古通也。華謂華而不實。誕謂誕而不經。蓋浮華而放誕也。故言視中者曰。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放。蓋其中可知也。華讀若花。

先則任賢。

謹案小戴記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又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天子視學。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此所謂先則任賢也。古者聖賢皆通稱。孟子稱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釋曰。引小戴記者。文王世子文。春官者。周官大宗伯掌禮之官也。鄭注云。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先聖。周公若孔子。秩。常也。節。猶禮也。

用兵

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

謹案上文言兵所由起者。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此則原其生於性生中之非喜而怒者焉。樂記云。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釋曰。呂氏春秋云。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蓋由此記焉。樂記言先王。統上古而言也。今據此用兵篇言後世稱其人者。則云。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咸致王

今若存。非統言歟。或疑其文譌者。未審之爾。易繫辭傳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禮運言上古曰先王。魯語言堯制曰先王制禮。祭義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皆其例也。威致者威至也。禮器鄭注云。致之言至也。王天下。讀王去聲。

少閒

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度徒洛反

謹案狀謂行事之狀也。史記言舜在堯時殛鯀者曰行視鯀之治水無狀。蓋無功狀焉。然則堯取人以狀矣。若取舜者則以衆稱其孝狀也。色謂德容之色也。虞書曰賓于四

門。四門穆穆。言舜所賓者容色之敬也。左傳説舜舉十六相。禹列其中。即爲容色穆穆之賓焉。然則舜取人以色矣。言謂獻納之言也。皋陶謨陳言而禹美之者。則曰禹拜昌言。史記言其後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然則禹取人以言矣。聲謂令聞之聲也。史記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此孟子所稱三聘於有莘之野也。明其爲處士有聲而湯求得焉。然則湯取人以聲矣。夫以狀以色以言以聲。皆取人者所備至也。特四代各於其著者以爲名爾。故文王則兼之。周書立政篇。大戴禮官人篇。皆見其兼度焉。然則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矣。從古以來。取人之效。莫大乎五王也。故曰。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蓋孔子告哀公

以四者取人之不可缺也。盧氏稱舊說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兼之也。（相去聲 間去聲）

釋曰。盧注云。觀其容狀施發。盧意亦以行事之狀而言矣。惟其無釋聲者。又不能專從以度四代之說。而先曰四代據文距殷。故其釋以度曰。觀其志度。於是孔氏說云。四代篇子曰。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是異於五王貌色聲偏取其一也。洪氏說云。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謂堯典錄於虞書。唐統於虞。故稱四代皆似而非者。戴氏校本於以度此四代刪此字。亦非也。記下文云。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狀。孔氏說以中庸曰。取人以身。是也。豈不明此狀。

非狀貌乎。則聲非聲音可知也。其所謂視望者豈聽聲乎。亦豈徒察貌色乎。諸經中有言湯取人以聲音者乎。堯舜有以貌取人者乎。皋陶謨九德官人之法安在乎。記下文云。公曰。以子相人何如。此相人者觀人之謂也。通鑑言趙平原君自以失毛遂也。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此豈如荀子非相篇云乎。比相皆去聲。史記錄湯誥云。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此罪狀也。在黃帝時矣。予古通與。弗與猶弗取也。反而觀之。則堯取人以狀者有由也。記下文云。以容事天子。盧注云。謂忍而臣之也。此以忍釋容焉。今本容誤作客。洪氏云。客當爲愙。說文愙敬也。古恪字。今以盧注攷之容固原文矣。此舊本也。惟以容忍

而言。豈文王服事之敬乎。呂氏春秋過理篇云。文王貌受。以告諸侯。奚可言容事邪。呂氏春秋行論篇云。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斯非以禮事邪。蓋容者禮也。言以禮事天子也。史記儒林傳曰。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明乎容者禮也。

公冠

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年讀爲佞。能古音台。

謹案。於民言近者。以天子之貴。患不知親民而遠之也。年說苑作佞。當從之。蓋聲近而譌爾。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

其例也。論語曰遠佞人。佞人殆。古者農謂之嗇。以稼穡繫民食。當嗇愛而重之也。嗇於時者。愛農時也。書無逸言周公告成王者曰。先知稼穡之艱難。此冠辭之意也。稼穡爲本富。其嗇於時者。乃惠於財矣。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民年賢韻也。時財能韻也。末句則句中亦韻也。冠去聲

釋曰。引說苑者。脩文篇文。蓋劉向据禮古本焉。晉語言惠公背賂而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此佞古音讀若年也。今攷諸國語。趙文子冠而見諸大夫。其賢者皆爲告戒之辭。非當祝長年時也。方冠而以長年祝之。豈吉語乎。且曰使王遠於年。孰能使之乎。孟子稱伊尹使是君爲堯舜之君。豈不能使王遠於佞乎。惟遠於佞。故近於民。無

小人蔽之也。詩小雅云。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蓋曾孫者成王也。其近於民何如也。冠辭兆之矣。攘如陽反。朱子云。攘取也。郊特牲云主先嗇而祭司嗇也。謂先農司農也。故曰祭百種以報嗇也。禮運樂記。能作耐。古文然也。史記天官書以三台爲三能。古音也。續漢志注引冠辭云。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財。任賢使能。此好異者益其辭爾。豈其爲達而勿多也乎。其益多者豈古文法乎。亦豈古音乎。夫遠於佞者。以其不祥也。今合遠於年以爲文。豈以爲不祥乎。其嗇於財之文。何其若上若下而皆不安乎。大戴禮公冠篇至成王冠辭而止。蓋采之禮古記焉。其後附孝昭冠辭。又附

祭天地與迎日祝辭原不與禮古記連文而別附於後此禮家以通時務也猶鄭氏釋禮而及漢制云爾自傳者不察誤以所附者與禮古記連文而疵之者則以爲雜也今當復別附於後

本命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

謹案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蓋其繼之者斯分於道焉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遂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蓋分於道謂之命也性由命而成天惟命善而已矣其道一也其成之者斯形於一焉故易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此性麗形以存者道所由分。蓋形於一。謂之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明乎命則分於道而性成也。明乎性則形於一而道存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陰陽之道。其化則生也。其盡則死也。鴻範曰考終命。蓋考成而終其命。則性生所分之道成。始遂以成終。故命者性之終也。欲成終者可無終乎。則必有終矣。

釋曰。盧注宜有脩焉。孟子言君子所性者則曰。分定故也。以天命之性分於道而為性分也。引成性者易繫辭傳文。下引形上及死生者。同其傳云。成性存存。言道存也。引分義者易說卦文。易賁彖傳云。分剛上而文柔。是迭用者亦

分也。僞家語於此云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彼竊以言之應者。非失其義之精乎。記下文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機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今攷大學鄭注云。機發動所由也。此言禮文之變。皆三百三千所發動也。遂言其文變也。皆禮文之有象義也。盧注云。機危也。豈叶乎。其文變也。此句也字為拖下之辭。與上句別。孔氏疑為衍文。汪氏照本且刪之。則未察於文法爾。記下文云。喪婦長子不取。或作喪父者譌也。喪婦自女之父而言也。其無所受命者。謂無母之敎命也。

易本命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

謹案易曰。生生之謂易。謂陰陽變化也。今故以易之生者而言。

釋曰。引易者。繫辭傳文。其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蓋乾大生而坤廣生。此易道所由成也。記下文言禽鹿者。猶周官以羔為禽也。史記李斯傳有禽鹿之稱。記下文云。食桑者有絲而蛾。謂蠶也。天下之大利也。詳尚書答問禹貢篇。

以上禮記儀禮周官大戴禮共補正二百零六條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四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